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孤女飄零記

(一)

夏羅德·布倫著

伍光建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孤女飄零記

(一)

夏羅德·布倫忒著

伍光建譯

漢譯世界名著

譯者序

布綸忒 (Brontë) 氏有才女三人。長曰夏羅德 (Charlotte) 次曰某，又次曰某，皆能文。夏羅德最有名之作曰孤女飄零記 (原名眞亞爾 (Jane Eyre)) 書中簡稱柘晤，即今所譯者是也。初姊妹三人曾刊行詩集，而不見賞於時，僅售出二冊。於是改撰小說，夏羅德最初所撰者曰教授 (The professor) 投稿屢矣，而皆不售，最後則投稿某書肆，某君讀之，知其必傳，告以太短，不便刊行。時夏羅德已著孤女飄零記，屬稿將半，及書成，仍投稿於此書店，某君更爲讚賞，窮一日一夜之力，幾廢寢食，畢讀其稿，毅然刊行之，果震動一時。世人始知有向不出名之大小說家出現，莫不爭以先讀爲快。美國人尤好其書，書肆且有樂出重貲，爭先恐後預購其陸續所出之作，此作不依傍前人，獨出心裁，描寫女子性情，其寫女子之愛情，尤爲深透，非男著作家所可及。蓋男人寫女人愛情，雖淋漓盡致，似能鞭辟入裏，其實不過得其粗淺，往往爲女著作家所竊笑。且其寫愛情，仍不免落前人窠臼，

此書於描寫女子愛情之中，同時並寫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氣概，爲女子立最高人格。是故此書一出，識者皆視爲得未曾有，不脛而走，及知名之後，文人名士貴族，無不甘拜下風，爭欲一識其面。惜乎文名既顯，享年不永。嫁後未及一年而死。時年三十九歲，死後文人爭爲之作傳，又立會以搜輯其遺文，片紙隻字，皆視同至寶，其爲世所敬仰，有如此者。

民國十六年立夏日君朔序。

目錄

第一回	約翰	一
第二回	鎖禁	九
第三回	病榻	一九
第四回	洩恨	三一
第五回	義學	五三
第六回	海林	六七
第七回	受屈	七九
第八回	辯誣	九一
第九回	死別	一〇三

- 第十回 思遷……………一一三
- 第十一回 保姆……………一二七
- 第十二回 路遇……………一四七
- 第十三回 初見……………一五九
- 第十四回 談心……………一七七
- 第十五回 救火……………一九七
- 第十六回 動情……………二一三
- 第十七回 炎涼……………二二九
- 第十八回 戲謎……………二五五
- 第十九回 算命……………二七五
- 第二十回 米申……………二九五
- 第二十一回 姊妹……………三一九

第二十二回	回家	三五
第二十三回	訂婚	三六
第二十四回	罵馭	三七
第二十五回	凶兆	四〇
第二十六回	變卦	四二
第二十七回	生離	四四
第二十八回	漂流	四八
第二十九回	收留	五〇
第三十回	棲身	五二
第三十一回	村塾	五三
第三十二回	探密	五四
第三十三回	分財	五六

第三十四回 拒婚……………五八七

第三十五回 同感……………六一九

第三十六回 橫禍……………六三五

第三十七回 感應……………六四九

第三十八回 團圓……………六八五

孤女飄零記

第一回 約翰

那一天是不能出門散步的了。當天的早上，我們在那已經落葉的小叢樹堆裏溜過有一點鐘了；不料飯後（李特太太，沒得客人來，吃飯是早的，）刮起冬天的寒風，滿天都是烏雲，又落雨，是絕不能出門運動的了。

這我卻很歡喜：我不願意走遠路，尤其是遇着很冷的下午薄暮寒光中，散步歸來，手脚的冰冷，奶媽貝西的臭罵，已經夠我害怕，而我的身體的孱弱，比不上伊理西，左珍納，約翰，他們三個，更使我自慚形穢了。

他們三個人，這時候在客廳裏圍繞他們的母親；這位太太在火爐邊，靠在榻上，臉上是很高興

的。(這三個人這時候，卻不哭，不爭吵，)李特太太不要我同他們在一起，說道：『她這個孩子，說話不坦白，舉動遲滯，又欠自然。幾時她可以改過來極力的學好，同人親熱，像個好孩子，活潑些，令人可愛些，等到奶媽來報告，說是她學好了，再由我細細的察看，果然奶媽報告的是不錯，她果然是學好了，我就可讓她同我的孩子們在一起作同伴。』

我聽見她說這種話，我就問道：『奶媽說我作錯了什麼事？』

她說道：『柘唔，我不喜歡好問好辯的人。況且你小小年紀的人，這樣的對待長輩，是很令人厭惡的。你找個地方坐下；非等到你會高高興興說話的時候，你就不必開口。』

客廳旁邊有一間吃早飯的小屋子。我只好溜進去。屋裏有一架書櫥：我挑了一本有許多圖畫的書。盤着腿坐在窗戶檯上看，把窗簾拉過來，圍住身子。

一面是簾，一面是玻璃，我看書的時候，有時看看窗子外冬天十一月的天色。遠處是茫茫的雲霧，近處是一陣一陣的大雨打着樹林。

我所看的這本書是講鳥的。我雖不甚喜歡讀，但是卷首所說的是海鳥棲止的荒島，海邊的山

嘴，同挪威國的海岸。書上還引了幾句詩，令人想到北冰洋附近酷寒地方，我就想到我自己現在的光景，是很像海鳥棲止在冰山雪地，酷寒孤寂的地方。書上的圖畫，是一副極寒地方的景緻，一片汪洋，有一個荒島，四面都是波浪衝擊。遠遠的有隻破船，被水衝在岸邊，畫片上面是層雲，微微的露出一點孤寒的月輪。

又有一幅是畫的墳地，四面短垣，中間都是墳堆，墓碑森然。牆頭上面畫個新月，我不曉得這幅圖，是什麼用意。

又有一幅是海上有兩隻船，好像是無風，動不得，我那時候以為是海上的幻景。

又有一幅是一個惡鬼，刺一個竊賊的包袱，我見了害怕。

又有一幅是黑色有角的東西，坐在大石上，看遠遠的一羣人，圍住一個絞人的架。

每幅圖畫是說一段故事；我那時候知識未發達，情感不完全，我見了是莫名其妙，不過只覺得很有意思。奶媽貝西高興的時候常常的把桌子挪到我們孩子的屋裏，在那裏熨衣服，我們圍住看她，她把各種書裏所說的愛情冒險的故事說給我們聽。這些故事同我所看見的圖畫是一樣的有

意思。

我這時候有這本書，放在我膝上讀，我自覺得有我的一種樂趣，只怕有人來騷擾我，不料就有人推開小屋的門。

約翰李特走進來喊道：「悶氣的老太太！」他一看好像是房裏無人，停住不響了。

隨後他又喊道：「她跑到那裏去了？」又喊他的姊姊妹妹，說道：「理西（即伊理西，注）左支（即左珍納，注）左唔（即柘唔，注）不在屋裏：你們去告訴媽媽，她跑出去冒雨，這個壞畜生！」我心裏想道：「幸虧我把簾子擋住了自己。」我心裏很盼望他找不着我，他眼睛既不好，心又遲鈍，原是找不着我的；不料伊理西探頭進來，說道：「查克（即約翰李特，注）她不是坐在窗戶檯上嗎？」

我最怕的是查克走來拖我下來，我自己立刻就跳下來。

我心裏不曉得怎樣是好，就問道：「你找我幹什麼？」

查克答道：「你應該對我說，」李特少爺，你要找我做什麼？」我要你走過來。」他隨即坐在一

把交椅上，作出一種模樣，要我走前去，站在他面前。

且說約翰這時候是個十四歲的學生，他比我大四歲，他又粗又大，皮膚的顏色是很不好看，神氣是很蠢笨的，四肢是很粗大。最好亂吃，塞得太飽，臉上全是病容，兩眼無神，兩腮好像是發腫。這時候他應該在學堂讀書的，但是他的媽媽過於姑息，說是他身體不好，在家且歇息一兩個月。校長邁先生說過，只要他的母親少送點糕餅給他吃，他身體就好了。但是他的母親以為校長的話說得太不近情，以為她兒子臉色不好看，是因為他太過用功，也許是因為想家。

約翰對於他的母親同姊妹並不親愛，對於我是非常之厭惡。他常常虐待我，打我，並不是一星期之內躑躅我兩三次，也並不是每天之內躑躅我一兩次，他是終天的躑躅我。我一看見他，我就害怕，他一走近前，我身上的肉就縮小起來。他恐嚇我，打我，我是無處訴苦，僕人們是不敢得罪少爺的，他的母親看見了，也當不看見，不管，我告訴她，她也不理，我每逢想起他這樣虐待我，我就糊塗了。他母親親眼看見他打我罵我的時候卻不多，他母親看不見的時候，他打我罵我的時候不知有多少次了。

且說我向來是不敢違抗約翰的，這時候他喊我到他面前，我只好走前去。他把舌頭伸出來，伸得極長的，足足伸了有三分鐘，我曉得他要打我，我這時候心裏只想到他那種醜惡臉，我正在想，他不曉得能否看出我心裏的意思。

他忽然用大力打過來，把我打到幾乎立不住脚，我站定之後，退走兩步。

他說道：『這一打，是教訓你以後不要對我母親像剛纔那樣膽大無禮，回我母親的嘴，又要罰你這個老鼠，爲什麼躲藏在窗簾後，又罰你爲什麼剛纔你那兩隻眼對我露出那種神色。』

我受約翰的凌辱，是受慣的了，從來想不起回駁他；向來只想，他罵我之後打我，我該怎樣忍受。他問道：『你在窗簾後做什麼？』

我答道：『我讀書。』

他說道：『你把書拿來給我看。』

我走回去到窗子，把書拿來。

他說道：『你不該拿我的書，媽媽說過的，你是吃我們家裏飯的人；你又無錢；你的父親，並無一

文錢留下給你，你該去作乞丐討飯的，不能住在這裏，同我們有錢人家的孩子們在一起，同我們吃一樣的飯，穿我們家裏的衣服。你穿的吃的，那一樣不是化我們家裏的錢。你亂動我們的書，這些都是我的。我就要教訓你，家裏那一樣東西不是我的呀；不過再等幾年，都是我的。你滾你的，站在門邊，不要擋住鏡子，不要擋住窗子。」

我只好聽他的話，就站在門邊，不曉得他是什麼用意，隨即就明白了；我看見他拿起那本書，要作向我摔的樣子，我就大喊一聲，正要躲閃，已經是來不及了。他把書摔過來，打中我，我立刻跌倒。我的頭碰在門上，碰傷了。傷口流許多血，覺得很痛，我恐怖到十二分；我心裏就有無限的感觸。

我說道：「你這個殘暴凶惡的孩子，你簡直是個殺人的兇手，你是個虐待奴隸的兇主人，你很像羅馬帝那樣的殘忍。」

我讀過某人著的羅馬史，曉得羅馬帝的種種殘忍，我心裏常常在那裏比他作種種殘暴人，想不到我這時候，都說出來了。

他喊道：「什麼呀，什麼呀，你敢這樣罵我麼？伊理西，左珍納，你們都聽見罵我麼？我一定去告訴

媽媽，我先要……。」

這時候，他一直奔過來，我覺得他的手抓我的頭髮，抓我的肩膀，我真覺得他這時候是個惡霸，是個殺人的兇手。我覺得頭上有血滴下來，同時覺得異常的疼痛，我只覺痛，忘卻了恐怖，我也忘其所以的對付他。我自己也不曉得我的手作些什麼，只聽見他喊道：「你這個老鼠，你這個老鼠。」他有了救兵了：他的媽媽原在樓上，他的姊妹跑上樓去報信，李特太太走來，還有貝西同女侍阿保跟在背後，把我們兩個人分開。阿保說道：「可憐！可憐！爲什麼這樣兇狠的打約翰少爺！」

奶媽說道：「我向來未見過這樣發狂發怒的人！」

李特太太說道：「把她拖到紅屋子裏，關鎖起來。」立刻就是四隻手抓住我，拖我到樓上。

第二回 鎖禁

我一路被他們拖，我一路反抗。這卻是第一次，我從前一向未作過的，只西阿保兩個人，見我這樣，更把我看得壞得多。我這時候真是忘其所以了。我很曉得我反抗他們，隨後是要受罰的，我卻決計什麼都不管，要大鬧一次。

奶媽說道：「她簡直是像個野貓，阿保你捉牢她的手。」

阿保說道：「愛邇小姐，你爲什麼這樣不要臉！你爲什麼打少爺，這是什麼舉動，少爺是你的恩人的兒子，是你的少主人！」

我就答道：「什麼主人！他爲什麼就是我的主人？我是女僕麼？」

阿保答道：「你不是個女僕，你還够不上一個女僕，因爲你吃他們的，穿他們的，卻不作事。你坐下吧，好好的追悔你自己兇惡行爲吧。」

這時候他們把我拖進紅屋子，把我推上一隻小凳子上。我立刻就跳起來，他們四隻手立刻把我按下去。

奶媽說道：「你若是不安安靜靜的坐下，我們就要把你綁起來。阿保，你把襪帶借給我，不到一會，她就要把我的弄斷了。」

阿保果然從她的粗腿上，解下襪帶，我一看他們預備細綁我，想到隨後許多羞辱情形，我覺得心神稍減了些昏亂，說道：

「你們不必解襪帶，我坐下不動了。」

我隨即兩手放下，坐在凳子上，作個保證。

貝西說道：「你留心着不要動。」她一看我果然不動了，纔肯鬆手。兩個人交手在胸前，只管看我，露出很疑惑很不以為然的神色，有點疑心我發狂。

隨後貝西掉過臉，對女侍說道：「她向來未有過這次這樣的兇暴。」

女侍答道：「她向來心裏是兇暴的，我常常的對小姐們說過，小姐們很以我的話為然。她是個

很陰險的小東西，我向來未見過這樣小小年紀的人，那樣陰險的。」

貝西不答她，過了一會，貝西對我說道：「小姐，你該明白，你該感激李特太太，她現在養活你，她若是把你關出去，你豈不是要入貧兒院嗎？」

我聽了她這番話，沒得答他的。我耳朵裏是聽慣了她們說我倚靠人的話。我自粗有知識之後，就起首聽見這種話。我聽了自然是很難受，不過還是只懂得一半意思。隨後阿保說道：「你不應該因為李特太太把你同她小姐少爺一起的撫養，你就自己看作同他們是同等，他們將來有許多錢，你將來是一個錢也沒有，你應該低首下心，屈服在他們之下，好好的叫他們喜歡你。」

貝西卻無怒意的對我說道：「我們告訴你的話，都爲的是你的好。你應該把自己變作有用的人，歡歡喜喜對待他們，他們可以容留你，你若是粗暴無禮，發脾氣，我敢說，太太一定把你關出去。」

阿保說道：「況且當她（指柘唔，注）發脾氣的時候，上帝罰她，把她打死了，她到什麼地方去呢？貝西，我們走吧。她這個人的心很不好，是要不得的。愛邇小姐，你一個人在屋裏的時候，你好好的祈禱吧。你若是不肯悔罪，煙突裏會爬下一個鬼來，把你捉了去。」

她們說完話，走出屋子，把房門關鎖了。

這間紅屋子是空着的，是這所房子裏最寬大最堂皇的屋子，大抵是向來無人住過，除非是客來得多，纔用着這間屋子。裏頭有一隻硬木大床，掛的是深紅色帳子；兩個大窗戶，窗簾是永遠下垂，不拉開的，所有的家具，也都是硬木的。

屋裏向不生火，是很冷的。離孩子們的屋子，同廚房，都很遠的，是聽不見人聲的，這間屋子又是向來無人到的，我覺得很可怕。女僕每星期進來一次，彈彈灰土。李太太許久方進來看一次，看看衣櫥裏的一個祕密抽屜，裝的是契據首飾盒，還有她已死的丈夫的一幅小像。因牠丈夫死在這屋裏，故此雖然寬大，陳設得好看，也無人住。

李特先生死了有九年了，當日在這屋子停柩的，故此無人敢常進來。

我坐的矮凳子，在白石爐臺旁邊，對住大床，右手是大衣櫥，左手是大窗子。我還不相信她們把我鎖閉在這裏，就去試試開門，果然是鎖得很牢的，同監房一樣。我走回來的時候，在大鏡子前面走過，我看見我自己的影子，很像是貝西告訴我們故事裏頭的小鬼。我走回去，還是坐在凳子上。

我就想起約翰待我那樣兇殘，他的姊妹是看不起我，不理我，她們的母親是厭惡我，女僕們個個都是袒護她們的。我就自己問自己，爲什麼我無時無刻不受痛苦，不受恐嚇，不受她們冤枉我；爲什麼我永遠不能叫她們歡喜，我無論我怎樣的作，都不能博她們的好對待。說到伊理西，她是個爲己自私頑強的人，人人都恭敬他。左珍納，脾氣極壞，尖酸刻薄，驕縱無禮，好事挑剔，卻是人人都遷就她。她的美貌，同微紅兩頰，頭上的金色髮髮，好像是令人見了歡喜，那怕她有許多不對，人家都原諒她。約翰是不必說的了，無人敢惹他，敢抗拒他；他把家裏養的鴿子捉來擰頸子，打死小孔雀，常常的嚇狗追綿羊，把花塢的葡萄全摘了，把頂貴重的花苞也擰斷了。他對待他的母親，更胡鬧，喊他的母親叫老婆子，罵他母親皮膚黑，生下他自己的皮膚也黑了；母親叫他做什麼，他是不理的，常常撕破他母親的綢緞衣服，他母親還是叫他作小寶貝。我那裏敢作錯事，我是很竭力的盡我的本分從朝至午，從午至晚，他們總是還罵我，說我淘氣討厭，說我悶氣詭詐。

我頭上的傷還是很痛的，約翰無故的打我，是無一個人責備他。我因爲攔阻他，不叫他再打我，她們卻反怪我，責我不該。

我這時候心裏居然曉得她們對待我不公道，我就要打主意，脫離了這些受不住的虐待，我就想到逃走，若是逃不了的話，只好從此不飲不食死了。

當天的下午，我心神是非常之擾亂，很像是在黑暗中多少人鬥毆！我心裏只管不停的問我自己，爲什麼要這樣受困苦，卻答不出來，後來事過多年，我纔明白過來。

我在她們家裏，算不了個什麼東西；李特太太，同她兒女，僕人，同我的性情都是不合的。若是她們很不愛我，我也不愛她們。我的性情脾氣好惡，同她們都是相反的，我在她們家裏，既不能有用於她們，又不能令她們歡喜，我算是個無用之物，她們怎樣對待我，我是忿恨之極的了；她們的種種見解，我是很看不起，我在她們家裏，是個最討厭的東西。我很曉得，假使我是個好熱鬧，有興致，喜歡亂鬧亂跳，面貌長得好看的女孩子，那怕是一樣的無家可歸，依靠她們過日子，李特太太也會待我好些，她的兒女們當我是個同類，也許拉我作同伴，僕從們也不至於常常的使我代人受過。

當日下午四點鐘時候，天已黑了。雨還未停，樹林的風聲還是很響，我覺得渾身冰冷，我的膽氣也消滅了。我想到要把自己餓死，從此想到教堂的墳地，又想到李特先生新葬的墳，我就想到李特

先生是我的母舅，我的母舅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卻記不得了，只記得我父母亡過之後，母舅接我到他家裏，他臨死的時候，要舅母答應他撫養我，如同她自己的兒女一樣，母舅李太太，以為她自己是不負所託了，她有她的性情，有她的見解，以為她已經盡了她的責任，但是我舅舅死後，我同舅母是毫無瓜葛的了。我是個外人，他怎樣能夠喜歡，把一個不相干的外人，放在她親生的兒女羣中呢？況且我的性情，同她們是種種的不相投，叫她怎樣能夠如同己出呢？

我就想到，假使這時候我的舅舅還活在世上，他許好好的看待我。我又想到，我從前聽人說過，死人在墳裏，若是曉得人家不照着他臨終時所囑託的話辦事，死鬼會來到陽世，責罰那些不照辦的人。我就想到我的舅舅曉得她們虐待我，也許來這屋子看看我。我很害怕死人當真會出現，我就把眼淚擦乾，不敢再哭，把頭髮順好，四圍看看屋子。看見牆上有一點光，這時候我不曉得這一點光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心裏大跳，覺得我的頭很熱，耳朵聽見鼓翼的聲音，覺得有什麼東西走近我的身邊，我喘不出氣，我受不了了，跑去用大力開門。忽然聽見有腳聲響，貝西阿保兩個人開門進來：

貝西先說道：『愛邇小姐，你有病麼？』

阿保喊道：「那一聲叫得很響，我聽了渾身發抖。」

我喊道：「把我領出去，讓我回到孩子們的屋裏。」

貝西又問道：「爲什麼？你難過麼？你看見什麼？」

我抓住貝西的手說道：「我看見一點光，我想是鬼來了。」

阿保有點很討厭的神氣，說道：「她特爲喊的，喊得令人聽了害怕。假使她真是受了大痛苦，情有可原。她不過大喊一聲，要我們進來，我很曉得她的詭計。」

這時候李太太如飛的跑來說道：「阿保，貝西，我不是吩咐過，把柘晤愛邇，關在紅屋子裏，再等我自己來。」

貝西說道：「媽當，柘晤小姐大喊。」

李太太說道：「貝西，你放手。孩子，你不要抓貝西的手，你不要妄想，用些種法子，就要走出紅屋子。我最惡的是詭詐，孩子們使詭詐，我是尤其厭惡。我要教訴你，使詭詐是不成的。你再關在這屋子一點鐘，你若是好好的安安靜靜的不動，屈服到底，我就放你出來。」

我哀求道：『舅母，可憐我呀！饒恕了我吧！我實在受不住了，求你用別的法子責罰我吧！若是……，我要死在這裏！』

她說道：『不要說話！這樣橫暴，最令人討厭。』我事後想起來，她許是當真以爲我是用詭詐，以爲我是一個卑鄙橫暴陰險的孩子。

貝西，阿保，走出屋子，李特太太不耐煩看我狂哭，一句話都不說，把我一推，推進屋子，又把我幽禁在屋裏。他走過之後，我就昏迷了，什麼都不曉得，大約是暈過去了。

第二回 病榻

後來我醒過來，覺得好像是作了一場惡夢，看見很可怕的大紅火光，火光裏有許多黑道，又聽見有聲響，總而言之，是覺得擾亂不寧，心裏恐怖，隨後覺得有人扶我起來坐，頭靠着枕，又像是靠的是人手，我覺得稍安些。

再過五分鐘，我完全清醒過來。我曉得我是睡在自己床上，紅光是孩子們屋裏的火。原來是晚上，點着一根蠟燭在桌上，貝西站在床腳邊，手上拿一個盒，有一個男人坐在椅子上，靠近我的枕頭，彎着身子看我。

我看見有一個生人，不是此地人，不是李特太太家裏人，我覺得有了保護。我細看看這個男人的臉，我認得他是洛先生，是個開藥店的，僕人們有病，李特太太常請來看病的，她自己或兒女們有病，請的是正式醫生。

這個男人問我道：「我是誰？」

我喊他的名字，我回頭伸手向他，他微笑，拉我的手，說道：「慢慢就全好了。」他把我放下來，對貝西說，晚上很要小心，切不可驚擾她。他又吩咐幾句話，又說，明天再來看我，他就走了。當他坐我枕邊的時候，我覺得有人保護我，有人照應我，我心裏覺得很安，他一走了，我又覺得非常之難過。

貝西帶點溫柔的腔，問我道：「小姐，你想睡麼？」

我幾乎不敢答她，恐怕她第二句就要說兇話，我只好說：「我試試看。」

她又問道：「你想喝水嗎？你可以吃東西麼？」

我答道：「我不想喝，不想吃，謝謝你。」

貝西說道：「既是這樣，我要去睡了，這時候已經過了十二點鐘。但是晚上你無論要什麼，你只管喊我。」

我覺得貝西是非常之多禮客氣，我就壯着膽問她道：「貝西，我是怎麼樣了？我害病麼？」

她答道：「我猜你在紅屋裏哭得利害，得了病。不久你的病就好了。」

貝西走回去下人屋裏（很近孩子們嬉戲的屋）我聽見她說道：「沙柱，你來陪我在孩子屋裏睡，我今晚不敢一個人陪那病孩子，她許死的，那場暈倒，實在是奇怪。我疑心她是見了鬼，太太是太過於無人心。」

沙柱同她進來同睡，她們還低聲說了半點鐘話，纔睡着的。我只零零碎碎的聽見她們所說的話，我卻很明白她們所說的什麼事。

他們說道：「有一個什麼東西在她前走過，穿的是白的，一會子就不見了……他背後跟着一隻大黑狗……很響的敲房門，敲了三下……教堂的墳地有光，在他的墳上……」

隨後她們兩個人都睡着了。我是一夜都睡不着，心裏同耳目都是恐怖的，這種恐怖，只有孩子們覺得。

我所受的並不是身體上的病，不過是神經大為擾亂，一直到如今，還受這次的反響。李特太太呀，我爲的是你，我一生脫不了神經有時擾亂。但是我原諒你，寬恕你，因爲我曉得你自己也不曉得你作的什麼事，你一面傷我的心，你一面以爲可以改革我的惡根性。

翌日中午，我起床，穿衣服，披了圍巾，坐在爐邊。我覺得毫無氣力，尤其痛苦的是心境太難過，難遇到常常的暗自垂淚，拭乾一滴，又是一滴。但是我心裏想，我這時候，應該很歡樂，因為李特全家都出門跑馬車去了。阿保在她自己屋裏作活計，貝西在我屋裏走來走去，收拾要貨，收拾抽屜，偶然還對我說幾句溫和親愛的話。這時候，比平常替李特們當牛馬，舒服多了。不過我的神經太受打擊了，毋論什麼安閒休息，也不能平定過來，毋論什麼歡樂的事，也不能感動我的神經了。

貝西去廚房拿了一塊餅，用一個顏色很鮮明的瓷碟裝住，送來，我向來很喜歡這個碟子，曾經屢次懇求李特太太，讓我拿在手上細細的看看，她卻向來不准我，以為我不配享受這種特別利益。現在這個碟子，擺在我膝上，貝西還勸我吃那塊細點心的圓邊。這是莫大的人情，可惜太遲了，我不能吃點心。最奇怪的是我看看那碟子的烏羽和花朵的顏色，全不是從前那樣鮮明了。我把碟子同點心都推開，擺在一邊。貝西問我要不要看書，我一聽見書這一個字，立刻覺得精神奮興起來，我就請她把那一本大人國小人國的小說，拿來給我看看。這一本書我向來是屢讀不厭的，我覺得這本書，比別的神怪書說得有趣味。我這時候，拿來再讀，也覺得毫無趣味，只好也擺在一邊。

貝西這時候把屋子都收拾清楚，從一個抽屜裏拿出些碎塊綢緞來，要替左珍納的泥人子，作一頂小帽子。一面作，一面唱歌。這段歌，我是常聽她唱的，覺得很好聽，這時候聽了，覺得慘然不樂。隨後她又另唱一歌，是說一個孤苦伶仃弱女，在外飄零的話。這個比剛纔唱的更加悽慘。

貝西唱完了，對我說道：「柘唔小姐，你不要哭。」她這句話是無用的，鬍鬚是對火說道：「火呀，你不要燒。」但是她怎樣曉得我聽了要哭呢？

再過一會子，洛先生來了，說道：「居然起床了麼？奶媽，病人怎麼樣？」

貝西答病人很好。

洛先生說道：「既然是這樣，你該放出些高興來。柘唔，來來，你是叫作柘唔麼？」

我答道：「先生，我叫柘唔。」

先生說道：「柘唔愛邇小姐，你剛纔還是哭的；你告訴我，爲什麼哭，你覺得那裏痛？」

我答道：「我並不痛。」

貝西插嘴說道：「噫！我看是，她因爲不能同小姐們同出去跑馬車，故此哭的。」

先生說道：「絕不是的！」她長到這樣大的年紀，不能因為這點小事哭。

我也是這樣想，我覺得貝西很冤枉了我，我不以為然，立刻答道：我從來不因為這種事哭，我討厭跑馬車，我因為種種憂愁難過哭的。」

貝西說道：「這是什麼話！」

洛先生聽了，有點遲疑。他站在我面前，兩眼釘住的看我，他臉上雖是冷淡，性情卻是很好的。看了我一會，說道：「你昨日為什麼得病的？」

貝西又插嘴道：「她跌倒了。」

先生說道：「你這句話，又把她當作很小的孩子了：她這樣年紀，難道是連路都不會走麼？她現在至少也有八九歲了。」

我卻坦白的說道：「我被她們打倒在地，但是我卻並不因為被人打倒病的。」我說話的時候，洛先生聞鼻煙。

他把鼻煙盒收在口袋裏的時候，我們聽見僕人開飯的鈴響，先生說道：「奶媽，這是叫你去吃

飯，你可以下樓去，等我好好的教訓柘晤小姐一番，你吃過飯再來。」

貝西原不想走開的，不過我們這裏吃飯，是有一定的時候的，她不得不去。

貝西走了之後，洛先生說道：「你既不是因為捱打得病，你到底爲什麼得病的呢？」

我答道：「因爲她們把我鎖閉在屋裏，屋裏有鬼。」

我看見洛先生微笑，同時卻皺眉，說道：「有鬼麼？你到底還是個小娃娃，你怕鬼麼？」

我答道：我怕李特先生的鬼，他死在這屋裏，停屍也在這屋裏。貝西同她們，晚上都是不敢進來的。

她們把我鎖閉在這屋裏，又不給我一枝蠟燭，她們太暴虐了。我一生是忘不了的。」

先生說道：「這是句胡話，因爲這件事使你愁苦難過的麼？現在是白天了，你還害怕麼？」

我答道：「白天我不害怕，不過不久又到晚上了。況且……我爲別的事，很不歡樂。」

先生問道：「什麼別的事，你可以告訴我幾件麼？」

那時候，我是極願意把我所有的意思答他，但是卻不容易作答。小孩子們是很有感覺的，卻是容易把感覺分析清楚，說得清楚。我很怕失了這個機會，不能把我滿肚的愁苦，一切盡情傾倒出

來。我想了一會，勉強先湊一兩句，告訴他，說道：

「第一件，我無父無母，無兄弟，無姊妹。」

先生說道：「你卻有一位好母舅，好老表。」

我又停了一會，說道：「但是約翰把我打倒，舅母把我閉鎖在紅屋子裏。」

洛先生第二次掏出鼻煙盒，說道：

「你住在這所大屋子，你看這所大宅好不好。你有這樣大宅子住，還不感謝麼？」

我答道：「宅子雖然大，不是我自己的。阿保對我說過：我還比不上她們女僕們，我不應該住在

那裏。」

先生說道：「你不能那樣傻，要脫離這個好地方。」

我答道：「我只要有地方可去，我就很願意去。但是我不等到成了大人，我怎樣能夠脫離這個

地方呢？」

先生說道：「也許可以的，誰也說不定。你除了李特太太之外還有別位親戚嗎？」

『我想看，是沒有。』

先生問道：『你沒得你父親那方面的親戚麼？』

我答道：『我不曉得。我有一次，問過舅母，舅母說是也許還有，不過都是窮苦下等人，舅母說，不認得他們。』

先生說道：『倘若是有，你願意到他們那裏去麼？』

我聽了這句問話，我很想了一會。長大的人，提起貧窮，是害怕的，孩子們聽了更害怕，他們並不曉得清楚，什麼叫作勤苦作工，仍不失爲體面的窮，他們只曉得穿破衣，吃不飽，家裏爐子沒得火，行爲粗魯，慣作惡事，那種貧窮。我的意思，以爲貧窮就是下流。

我隨後答道：『我不願同窮人在一起。』

他問道：『倘若他們待得你很好，你也不願意去麼？』

我搖頭。我想不到貧窮的人，怎麼樣能夠好好的待我呢？況且還要學他們說話，舉動也要學他們，又無書讀，我有時看見他們乳哺孩子，有時看見他們洗衣服，我無拿階級換自由的氣概。

他問道：「你的親戚們，真是那麼窮麼？他們是工人麼？」

我答道：「我說不出來，舅母說的，倘若我有親戚，他們一定都是很窮的，我不願意當叫化子討飯。」

他問道：「你願意進學校麼？」

我又想了一會。我不甚曉得什麼叫做學校，貝西有時候說學校是一種地方，那裏頭的女學生們，有時是要械足的，有時要負背板，是很要受規矩的。約翰是恨極學校，罵先生；但是約翰有約翰的好惡，我不必學他，若是貝西所說的學規，果真是那麼嚴，原是令人害怕的，但是他所說的各種學問，卻又令人羨慕。貝西常說，女生們畫的山水花卉，怎麼好看；唱的歌曲，多麼好聽；還會織口袋，譯法文書。我一想到，一入學校，一切局面都是新的，要走很遠的路程，要同李特太太的兒子離得很遠，總而言之，是到了一個新世界。

我想過之後，答道：「我很願意入學校。」

洛先生一面站起來，一面說道：「好嗎，好嗎，誰能料到將來發現什麼呢？這孩子神經的情狀不

甚好，應該要換空氣，換境界。

貝西這時走進來，同時聽見馬車聲，洛先生問道：

『這是你的女主人回家麼？我有幾句話要對她說。』

貝西把洛先生領入早飯廳，據後來發生的事，我猜這位開藥店的先生，勸李太太送我入學校，李太太聽他的勸。有一天晚上，貝西同阿保在我這屋裏做針線，以爲我睡着了，她們談這件事，阿保說道：『這樣一個不討好，令人厭惡的孩子，常常都是好像留心看人，常常的背後想詭計，怪不得女主人要她離開這裏。』阿保當我是個千人憎，萬人惡的孩子。

還是同這一天晚上，我纔曉得我的父親原是個窮教士，我母親嫁後，母親的親友都很反對，以爲太過於降低階級，我的外祖說我母親，我母親不聽，我的外祖大怒，一文錢也沒得分給我母親。我又聽他們說，我母親嫁後一年，我父親因爲走去一個工廠林立的大市鎮，看害傳染病的工人，不幸就得了同樣的傳染病，我母親也得了這個病。一個月之內，我父親母親都死了。

貝西聽了這番話，說道：『阿保，這個窮苦無家可歸的柘晤小姐，我們都應該可憐的。』

阿保答道：『是的，假使她是個好看可愛的孩子，我們原該可憐她的。像她這樣一個醜怪癩蝦蟆，誰能夠可憐她呢？』

貝西答道：『十分可憐她，是作不到的。假使她有左珍納小姐那樣好看，自然更令人可憐。』

阿保答道：『是的。我簡直的是溺愛左珍納小姐，她的頭髮又長又拳，兩眼藍色，臉色是最好看，簡直是畫出來的美人兒。貝西，我想麵包擺牛乳腐作晚餐。』

貝西答：『我也可以吃一兩塊，加一個烤大蒜來，來，我們下樓吧。』
兩個人隨即走了。

第四回 洩恨

從我對洛先生的談話，從我所聽見貝西阿保兩個人的談話，我心裏覺得安些，盼望病愈，我想不久就有變局，我就不響的只管等。隨後我體氣復原，總也聽不見有人談到送我入學校的事。李特太太有時瞪着兩隻嚴厲的眼來看我，卻是一言不發。自從我得了病之後，他把我同她的兒女們劃分界限，劃得更嚴，另外給我一間小屋子睡覺，叫我獨自一個人吃飯，終天叫我在孩子屋裏，她的兒女卻在客廳一點也不提起學校的話，我卻覺得她萬不能很久容留我在她家裏，我看她的眼色，是嫌我恨我，是無可挽回的了。

伊理西同左珍納，一定是奉了嚴諭的，很少同我說話。約翰見了我是閉住嘴，有一次，他又想打我，我想起前事，立刻就要抗拒他。他不敢打，一面跑開，一面罵我，還說我打破他的鼻子。我原是預備好，用盡我的氣力，打他的鼻子，他看見我的神氣或我的手勢，他有點害怕，我真想打他，他已經跑到

他母親身邊了。我聽見他一面哭，一面對他母親說，那個討厭的柘晤好像是一個發狂的貓追趕他。他母親很嚴厲的止住他說道：「約翰，你再不要對我提起她，我吩咐你不許走近她，她不配你理會她，我不許你同你的姊妹們同她接近。」

我忽然靠住欄杆大哭，心裏並不想過，就說道：「他們不配同我接近。」

李特太太是個胖子，她聽了我這句大膽話，快快的跑上樓來，好像一陣狂風，把我捲入孩子屋裏，把我按在小床邊，很嚴厲的對我說道，你只要敢起來，你只要敢說一句話。

我不由分說的對她說道：「假使我舅舅在世，他對你該說些什麼。」我是不由分說的說出來，因為我所說的話，的確是不由自主的。

李特太太向來眼神是很淡定的，聽了這句話，卻有點畏懼神色。她放了手，瞪眼看我，好像是辨不清我是個孩子，抑或是個鬼。我這時候是活出去，要同她拚一拚，我就說道：

「我的舅舅是在天上；你心裏所想的事，你所作的事，他是看得見的；我的爸爸媽媽，也都看得見的。他們都曉得你鎖禁我一天，你心裏盼望我死。」

李太太定過神來，把我用大力推了好幾推，打了我兩下耳光，一言不發的走了。貝西足足教訓我一點鐘，證明我是世界上第一個極惡無可救藥的人，我也有一半相信她的話，爲的是我這時候心裏都是惡感。

十一月，十二月，半個正月，到過了。賀聖誕，賀新年，自然是同往年的一樣熱鬧，彼此送禮，彼此請宴，毋論什麼，都沒有我一分。我所享受的一分，不過是兩眼看她們姊妹穿的好衣裳，打扮得花團錦簇，一會上樓，一會下樓，兩耳聽見彈琴奏樂的聲音，杯盤相碰的響聲，衆人談話的聲音。我聽夠了，看夠了，獨自一個人回到那孩子屋裏，雖然有點不樂，卻並不覺得愁苦。因爲我不喜歡同許多人接近，假使我在她們隊裏，也沒得一個人理我的。假使只有貝西同我要好，陪陪我，我就覺得比在人叢中，比在李太太面前，心歡得多。不過貝西有她的事，她替小姐們穿好衣服之後，就拿了蠟燭跑到廚房，同管門婆屋裏。我這時候，只好拿我的泥人子，放在膝上，一直等到爐火暗下去。我有時四周的看看，要看這間黑暗屋裏，有什麼鬼怪沒有。等爐火快滅的時候，我趕快的脫衣服，把帶子結子，拉得緊緊的，爬上小床，避寒冷，避黑暗。凡是個人類，總不免有所愛，我既然無可愛的人，只好愛這個破爛綉

落不堪，很像個小鬼的泥人子。我每逢上床，一定要把這個泥人子，放在床上的。我現在追想從前，我解說不出爲什麼我就那樣溺愛那個泥人子，好像當他是個活的，有知覺的，假使我不把那個泥人子放在我的睡衣裏，我是睡不着的。只要那個泥人子又安穩，又溫暖，我就覺得歡樂，因爲我相信那泥人子歡樂。

我獨自一個人在屋裏等，我等了許久，客人纔散，我留心聽貝西上樓的脚步聲音。有時她進來找剪子，有時送晚餐給我吃。她坐在床邊，看我吃，我吃完了，她同我把被塞好，同我接吻兩次，還要說聲晚安，她纔走。貝西和藹的時候，我看她是世上第一個面貌好，心地好的人。不過她不是常常都是這樣待我，還是推我罵我。要我作這個，要我作那個的時候多。我現在追想從前，貝西（她姓利）作事很能幹，嘴裏很能說，說故事是說得很好的，她原是一個很聰明的女子，面貌是很好看，黑頭髮，黑眼睛，身材苗條，可惜她喜怒無常，不懂得大道理，不曉得什麼叫作公道。雖是這樣說，這個宅子裏的人，我還是只喜歡她一個。

正月十五那一天早上九點鐘，貝西在樓下吃早飯，我的老表們還未到他們媽媽那裏去，伊理

西正在戴帽穿煖衣，要去花園喂雞，她很喜歡養雞，生下的雞蛋，賣給管家婆。她很好作買賣，不獨賣雞蛋，賣小雞，還賣花，賣花種，賣給園丁。很會講價錢，她的母親曾經吩咐過園丁，毋論小姐有什麼花草賣，他都要買的。伊理西是很好利，只要有錢賺，把頭髮割下來賣，也是肯的。牠得來的錢，最先是用破布，或捲頭髮的舊紙，一包一包的包好，塞在各處角上，積蓄起來。有時候被女僕們看見她藏錢的地方，恐怕她們偷去，隨後把她積下來的錢，交給她母親，卻是要算重利的，至少是五分六分起碼。每季收利錢，用一個小本子記帳，記得很清楚。

左珍納那時候對鏡理髮，用假花退色的舊烏羽，塞了滿頭。我是收拾床鋪，因為貝西號令我，（貝西現在把我當作她手下的一個女打雜，吩咐我收拾這間屋子，作打掃的事。）一切都要收拾好了，候她進來。我把褥子鋪平，把睡衣疊好，走到窗戶檯，把書本擺好，泥人子等件，都安置整齊。忽然左珍納下個號令，不許我動她的要貨，我只好不動。我無事好做，我對着玻璃窗哈氣，鎔化玻璃上的冰霜，好向窗子外看。

我看大門推開，一輛馬車走進來。一會，聽見大聲敲門，有人走進房子，我卻不理會有什麼客人

來，看見一個餓鳥在樹枝上，我要喂他，從我吃剩下的麵包捲上撕了一片，要開窗，放在窗外，讓餓鳥來吃。貝西走上樓來，對我說道：

「柘唔小姐，你把圍胸脫下來，你在那裏幹什麼？你洗過手，洗過臉嗎？」我未答她之先，再用力把窗門打開，把麵包團子，撒在窗外，讓鳥吃。我纔答貝西，說道：「我才彈過灰，還沒洗手洗臉。」

貝西罵道：「你這個討厭東西，你這個不小心的孩子，你幹什麼？你臉上發紅，好像是作什麼淘氣事，你爲什麼要開窗子？」

我來不及答話，她好像是匆忙到了不得，來不及等我答話。一手把我拖到洗臉架，用死力的用許多水，肥皂，粗布，把我的臉同手洗刷得很乾淨，拿了硬刷，同我順頭髮，扯了我胸前的圍巾，催我下樓，進去早餐的小飯廳。

我原要問貝西是誰要我去的，李特太太在廳裏沒有，來不及問，貝西已經走了。我慢慢的下樓，這三個月來，李特太太來喊過我一次，只許我在孩子屋裏，飯廳客廳我都沒到過，看這幾處屋子，同禁地一樣，不敢放膽的闖進去。

我下樓，到了空空無人的大廳，站在小飯廳門前，害怕發抖，不敢進去。我因為經過這一次無理虐待，我變成一個最懦怯的東西了。這時候我既不敢上樓，又不敢進飯廳；我足足站在飯廳門前十分鐘，只管害怕遲疑，隨後聽見飯廳的鈴亂響，我只好決意的走進去。

我一而開門，一而心裏想道：『是誰要看我呢？飯廳裏除了舅母之外，還有什麼人呢？是個男人，抑或是個女人呢？』我推開門，走進去，低低的哈腰，擡頭一看，看見面前是一條黑柱子，他原是一個人，不過穿的是黑衣服，身子極窄，站得極直，頂上是一個極兇惡的臉，很像是一條石柱，柱頂上擺一個石雕的頭。

李特太太是坐在火爐邊，招我走上前，我走上前，她介紹我見那個怪人，說道：『我同你商量的，就是這個女孩子。』

他慢慢的掉過頭來，瞪眼看我好一會，說道：『她身材很小，今年幾歲了？』

李特太太答道：『十歲。』

他又瞪眼再細細的看我好幾分鐘，遲疑的說道：『有這些歲數了麼？』隨即對我說道：『小女

孩子，你叫什麼？」

我答道：「我叫柘晤、愛邇。」

我說話時擡頭看，他好像是個高子，不過是因為我太矮小了，他的五官是很粗大的通身都是粗暴樣子。他說道：

「好呀，柘晤，你是個好孩子麼？」

我因為所有這宅子裏的人都說我不好，我很難答他，說我是個好孩子，我只好不響。李特太太搖搖頭，替我先代答了，隨即說道：「巴洛克，我們最好是不要提這一層。」

巴洛克說道：「很可惜！我要同她談談。」

他彎了腰，坐在李特太太對面的交椅，對我說道：「你走過來。」

我走過去，他把我擺得正正的直直的在他面前，這時候，他的臉正對着我的臉，我一看他的鼻子，不知有多大；他的嘴不知有多大；他的牙齒是更大又顯露！他說道：

「最不好看的是淘氣孩子，淘氣女孩子更甚。你曉得惡人死後到什麼地方去嗎？」

我立刻就答道：「死後是到地獄。」

他問道：「地獄是什麼？你能告訴我嗎？」

我答道：「是個火坑。」

他說道：「你願意落火坑，永遠被火燒嗎？」

我答道：「先生，我不願意。」

他問道：「你該怎樣作，纔免得落火坑呢？」

我想了一會答道：「我把身體養好了，不會死，就可以免了。」

他說道：「你怎樣能夠把身體養好呢？同你這樣年紀的孩子死的很多。不過一兩天前，我埋葬了一個五歲大的孩子，他還是個好孩子，他的靈魂現時在天上了。我恐怕你死還不能到天堂呢。」

我無法可以破除他這種疑團，我只好低頭歎一口氣，而眼看他的兩隻粗大腳，很想遠遠的離開這個人。

他說道：「我盼望你歎這一口氣，是從心裏發生出來的，表示你追悔，不該令你的恩人難過。」

我心裏想道：「恩人嗎！恩人嗎！他們都說李特太太是我的恩人，若是果有其事，我看得恩人是個極不好的東西。」

他又問道：「你早晚祈禱嗎？」

我答道：「先生，我祈禱的。」

他問道：「你讀聖經麼？」

我答道：「有時讀的。」

他問道：「你讀得高興麼？你喜歡聖經麼？」

我答道：「我喜歡默示錄，理書，創世記，撒母耳，出埃及記幾段，列王紀略，志略，約伯，約那。」

他問道：「你喜歡聖經的詩篇麼？我盼望你喜歡。」

我答道：「先生，我不喜歡。」

他說道：「不喜歡麼？太不對了！我有一個小男孩子，比你歲數小，記得六章詩篇，若是有人問那孩子，還是喜歡吃餅，抑或是喜歡讀聖詩，那孩子就答道：『我還是喜歡讀聖詩，因為天使們讀聖詩，

我願意在這裏當天使。」那個小孩子能夠這樣的信教虔篤，人家喜歡他的答話，就給他兩個餅吃。」

我說道：「聖詩無趣味。」

他說道：「這就證明你的心是太壞了；你一定得祈禱上帝，換你的心，換一個乾淨的好心，把你的鐵石心拿去，重新換一個肉心。」

我正要問這位先生，用什麼手術換心。李太太這時候打叉，叫我坐下，自己同巴洛克談話。說道：「巴洛克，我三星期前，給你一封信，說明我不喜歡這個孩子的心地行爲。你若是肯把她收留在洛和學校，我要煩你吩咐學校裏的管理，同先生們，很得留心這個女孩子，尤其要緊的，是留心防她欺詐。柘晤，我特爲當你的面，告訴巴洛克先生，免得他上你的當。」

我所以怕李太太，不喜歡李太太，不是無故的。因爲她的生性，是要傷害我，我在她面前向來無一刻安樂的。毋論我怎樣的小心謹慎，順從她，毋論我費多少力，要博她的歡喜，她總拒絕我，說我不好，冤枉我。這時候，她對着生人說我好欺詐，她這樣冤枉我，太傷我的心。她的意思，是要我到了一個新地方，還要絕我的希望，要我無好日子過。我是很覺得，不過是說不出來。她先播下惡種子，要

我從此以後所走的路，步步都是荊棘，我曉得這時候，我在巴洛克面前，立刻變成了一個陰險詭詐的女孩子，我有什麼補救的方法呢？

我滴了幾點淚，幾乎嗚咽起來，我很用力纔按住了自己，擦了眼淚。

巴洛克說道：『小孩子欺詐，』是極不好的事，同騙子差不了多少。凡是說謊的人，是火坑有分的。李太太，我們一定留心察看她的，我要吩咐田朴小姐，同教員們的。」

我的恩人接續說道：『我要把她教養到同她的身分相稱，要她學成有用，學成卑躬屈節。放假的時候，倘若你答應的話，我要她還住在校裏，不要她回來。』

巴洛克答道：『你的辦法很妥當。卑躬屈節是基督教的好道德。洛和學校的學生，尤其應當學的。故此我對於這一層，是特別留意，務必把學生教到卑躬屈節的地步。學生們若是稍驕傲的，我卻有法子立刻打銷了。前幾天有一件事，很證明我的辦法有好效果。我第二女兒阿格搭，同她的母親來校參觀，回家之後，對我說道：『爸爸，洛和學校的女學生們，很安祥，很樸素。她們的打扮，是把頭髮捲在耳後。胸前披的長圍身，掛子外面露出大口袋，十足像貧窮人家女兒。她們看我同母親的衣服，

好像是一輩子未見過綢緞。」

李太太答道：「這種辦法，我很以為然。假使我走遍英國，要找一個學校，可以合唔愛邇身分的，最合式不過是你這間學校的了。你要始終照這樣辦，到底纔好，巴洛克，你卻不要放鬆。」

巴洛克答道：「始終如一，原是基督教的道德。洛和學校都是這樣辦的。布衣蔬食，住的是樸素屋子，終日練習勞苦，作粗事。」

李太太答道：「先生，很對。我很可以放心，把這女孩子交給你，安置在學校裏，教養她與她身分相稱。」

他答道：「瑪當，你很可以放心。放在我的學校，如培養花木似的培養她。我盼望她將來感激我的培養。」

李太太說道：「巴洛克，我就趕快送她到你那裏去，越早越好。我覺得我的責任太麻煩了，她早走早好。」

他答道：「瑪當，誠然誠然。我告辭了。我過一兩個星期，就回去我家裏。我的好朋友副監督，一定

苦留我，不讓我早走。我先通知田朴小姐，有個新學生要到校，先預備好了，免得有什麼爲難。我告辭了。」

李太太答道：「我們再見吧。你回家，務必替我同你的太太，巴洛克小姐，阿格搭小姐，提奧多小姐，巴拉登少爺，問好。」

巴洛克說道：「瑪當，我照辦。小女孩子，我給你一本小書，叫作孩子的嚮導。你要一面祈禱，一面讀。有一段說的是一個淘氣女孩子，欺詐好騙，忽然無故死了。這一段故事，你要特別的留心讀。」

巴洛克說完，把一本釘得很薄的書，放在我掌中走了。

這時候，只剩下我同李太太兩個人，有幾分鐘，我們兩個人都不說話，她作活計，我很留心看她。她這時候，大約有三六七歲，身體很壯實，肩膀是方的，手脚很結實，身材並不算高，身軀大，卻不胖，大臉大腮，額低額高，口鼻端正，眉毛輕疎，兩眼不慈，皮膚黑暗，頭髮蠟黃色，她的體氣是非常之強健，向來未病過，母論什麼病是不敢湊近她的，是個麻利認真，善理家務的人。家裏的事，外面出租的房產，完全都是她管，只有牠的兒女，有時不服她，有時還要笑她，藐視她；她很好穿，穿得同她很相稱。

我離她有一丈幾尺遠，坐在一張小矮凳上，遠遠的察看她的身材面貌，我手上拿住那本小書。剛纔我所見的事，所聽的話，他們對待我的辦法，樣樣都打入我的心裏。刺我的心，刺得很深，我是怨恨到極點了。

李太太擡頭一看，兩眼釘住我，兩手停了。對我發個號令，說道：『你走出去，回到你的孩子屋裏。』大約是我的臉色，有點不好看，她以為我得罪了她，她對我說的那兩句裏，是怒容可掬的，不過按住未發作。我站起來，走到房門，又走回頭，走到窗子，斜走過去，一直走到她身邊。

我覺得我一定得說幾句話，她們糟踐我，踐踏我，太厲害了，我不得不翻身，但是什麼翻法呢？對待我的仇敵，我有什麼報復的方法呢？我抖擻全副精神氣力，對她說幾句坦白話。我就對她說道：『我並不欺詐，假使我說欺詐的話，我該說道，我愛你，我現在對你說明，我不愛你：世界上的人，我所最惡的，除了約翰之外，就是你。這本書說的，是撒謊的女孩子，你可以拿去給你的女兒左珍納，她是一個說謊的。我不說謊。』

李太太的手還放在活計上不動，兩只冰冷的眼看我。

她用對待大人的腔，對我說道：「你還有什麼說的？」

她的怒眼同她的惡聲，激動我的忿恨。這時候，我渾身打戰，激刺到不能自主，我又說道：「我卻喜歡你不是我的親戚；從今以後，我再也不喊你舅母了。我長成人之後，我也不來看你。若是有人問我喜歡你不喜歡你，問我你怎樣待我，我就說，提起你來，我就難受到要作嘔。你待我是十分暴虐，十分刻薄。」

她說道：「柘唔愛邇，你怎樣敢說這種話？」

我答道：「李特太太，我怎麼敢說麼？我為什麼不敢說？因為我說的是事實。你以為我是無知覺的，你以為一點的和藹親愛都沒有，我就可以過活。你這個人，是毫無憐憫的心，我不能同你過活。我記得你怎樣推我，你怎樣的很橫暴的推我入紅屋子，把我鎖閉在屋裏，我到死也忘不了。那時候，我心裏很難受，我只管喊：『可憐我呀！舅母呀！可憐我呀！』你一點都不理。因為你的惡毒兒子打我，把我打倒在地，你卻把我鎖閉在紅屋裏。若是有人問我，我是要照事實說的。許多人以為你是善良好人，但是你是個壞人，你的心地是很壞。你是個欺詐人！」

我一面說這番話，一面覺得很自由，很得意，好像是無形中的束縛都斬斷了，恢復我的自由了。我這番得意，不是無故的。因為李特太太很害怕，活計從膝上丟在地下，舉起兩手，身子左右的搖擺，臉邊縮起來，好像要哭。她說道：

『柘晤，你看錯了；你覺得怎麼樣了？你爲什麼打戰？打得這樣利害？你想吃口水麼？』

我答道：『李特太太，我不要吃水。』

她說道：『柘晤，你有什麼別的喜歡的麼？我告訴你，我願作你的好朋友。』

我答道：『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你告訴巴洛克，我的品行不好，我好欺詐。我要告訴洛和學校的人，你是個什麼東西，你怎樣對待我。』

她說道：『柘晤，孩子們不懂得這些事，孩子們有過犯，是該教訓她們，要她們改過的。』

我很大聲很野蠻的說道：『我並無欺詐的過犯。』

她說道：『柘晤，但是你的脾氣太大。你是要承認的好孩子，你回去你的屋裏睡下歇歇吧。』

我答道：『我不是你的好孩子，我不能躺下。李特太太，請你趁早的送我入學校。我厭惡住在你

這裏。」

她把活計拾起來，匆匆的走出去，還低聲說道：『我真的要趕快把你送人學校。』

我一個人站在飯廳裏，這場大仗，算是我打贏了。這是一場惡戰，我是第一次打勝仗。我站在地毯上，領略打勝仗的滋味。起初我還微笑，覺得爽快；等到我的脈跳和平復原，我的高興也隨着減少了。孩子們是不能同大人們吵的，不由自主的大鬧大吵之後，是要受反動的影響的。我盡情洩忿的時候，好像是燎原野火，來勢凶猛，不可嚮邇的。過了半點鐘之後，怒氣平了，我就覺得我剛纔有點發狂，我所處的地位，更孤寒，這時候，又好像那陣野火滅了，變作一大團的死灰。

我總算第一次報復，好像是飲香甜的美酒，事過之後，卻覺得是渴了，又澀又辣的酒，好像是服了毒。這時候，我原想走去求李太太寬恕我；但是從閱歷上，我很曉得，我若是去求饒，她更刻薄我，更激動我的反抗性。

我要設法懾伏我的性子，就拿起一本書來讀，是一本天方夜談，坐下讀，讀不出什麼道理來，精神是不肯團聚的。我打開早飯廳的玻璃門，看外邊の野景，拿起褂子蓋臉，蓋肩膀，走出去。在林子裏

散步，看了都是些枯枝落葉，無甚趣味。我靠住圍門，看草地，看見一片衰草，天色是又灰又黑。這時候，我覺得真是個可憐蟲，低聲自言自語道：『我幹什麼呢？我幹什麼呢？』

忽然聽見有人喊道：『柘唔小姐，你在那裏來吃飯吧！』

我認得是貝西的聲音。我卻不動，她輕輕的腳步走來，說道：

『你這個淘氣的東西，我喊你，你爲什麼不來？』

我看見貝西這時候在我面前，覺得比剛纔高興得多，我纔同李特太太大吵之後，犯不着再理會貝西。我還要使她高興，我兩手摟住她，說道：『貝西，不要罵我。』

我這種舉動，算是最膽大的了。她卻很高興。

她低頭看我，說道：『柘唔小姐，你是個怪孩子，你是個孤獨無定性的孩子。我猜你快要進學校了。』

我點點頭。

她說道：『你捨得撇離可憐的貝西麼？』

我答道：「貝西，理我作什麼？貝西常常的罵我。」

她說道：「因為你是個古怪怯懦的小東西，你該膽子大些。」

我答道：「什麼呀！我要我多推些推，多推些敲麼？」

她答道：「胡說！人家欺負你，這是實在的。我的母親上星期來看我，對我說，她不願意她的小女孩處你的地位。你進來吧，我有好消息告訴你。」

我說道：「貝西，我不信你有什麼好消息？」

她說道：「孩子，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你的眼爲什麼這樣愁苦的看我？太太同小姐們同約翰少爺，下午出門去吃茶，你同我吃茶。我告訴廚子同你烤一塊好餅，隨後你幫我收拾你的抽屜，我不久就要同你收拾衣箱。太太的意思，不過一、二天，就要你離開這裏，你可以挑選帶些什麼泥人子帶走。」

我說道：「貝西，你得答應我，我未走的時候，你不要再罵我了。」

她說道：「我可以答應你，不過你得好好的，不要淘氣，你不要怕我。我偶然說話說得利害些，你

卻不要聽了，就一跳。」

我說道：「我見慣你了，我看，我從此以後，不會再怕你的。我不久就要害怕一班生人。」

貝西說：「你若是怕他們，他們就不歡喜你。」

我答道：「同你一樣？」

貝西說道：「小姐，我並不是不歡喜你，我看我比其餘的人喜歡你得多。」

我說道：「我卻未見過你現出你喜歡我的樣子。」

她說道：「你這尖利的孩子，你現在說話的神氣很新鮮，你爲什麼這樣有膽，這樣的強硬？」

我答道：「爲的是我不久就要離開你，況且……」我原想把剛纔同李特太太大吵的事告訴她的，隨即再想，還不如不說的好。

她說道：「你很喜歡離開我麼？」

我答道：「貝西，我並不願意離開你；我這時候已經覺得有些難過。」

她說道：「你說的是「這時候！」又說的是「有些！」你這位貴小姐，說得很冷冷的。若是我

「你同我接吻，你一定是說你有些不願意。」

我說道：「我歡迎你，我願意同你接吻。你垂低頭。」貝西果然墩下來湊我，我們互相接抱了一會，我跟她進去。心裏覺得很安樂，這一天午後，我們很和諧的。到了晚上，貝西告訴我幾段極有趣味的故事；唱了幾個極好聽的曲子。像我這樣飄零流落的孤女，想不到也還看見一點天日。

第五回 義學

正月十九早上還未打五點鐘，貝西拿燭進我的小睡房，看見我已經起床，衣服都幾乎穿好了。我早半鐘前起來，借着一點月光，起來洗臉，穿衣服。有一輛裝客的馬車，大約早上六點鐘經過這裏，我就得上車。只有貝西一個人先起來，在孩子屋裏生好火，預備些早飯。孩子們要動身走遠路，受了許多刺激，是吃不下的，這時候我也吃不下。貝西預備的是牛乳泡麵包，苦苦的勸我吃幾勺，又用紙包了幾塊餅，放在一個裝零碎東西的袋裏；替我把帽子戴好，她自己裹了一條圍頸，我們兩個人就出屋子。我們在李特太太臥室門前經過，她問我要不要進去同李特太太告辭。

我答道：「貝西，不必了，昨天晚上，你下樓吃晚飯的時候，她走進我的小睡屋，對我說，明早不必驚動她，也不必驚動老表們。她還告訴我，要我記得她是我的最好朋友，要我感激她。」

貝西問道：「小姐，你答些什麼話呢？」

我說道：『我雖答話，我把被蒙住臉，掉轉身子，轉臉向牆。』

貝西說道：『小姐，這是你錯了。』

我說道：『我是一點都不錯，你的女主人，不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仇人。』

她說道：『柘唔小姐，不要說這種話。』

我們從大廳走過，要出大門的時候，我喊道：『我從此同這大宅子告辭了！』

那時候月已沉下，天還是黑，貝西拿一個燈籠照路，氣候極寒冷，我的牙齒冷到打戰。我們走到看門的屋子，我的衣箱，已經先擺在這裏。打過六下鐘，不久，果然聽見遠遠的馬車聲，我走出去看。

看門的女人問道：『就讓她一個人走麼？』

貝西答道：『是的。』

那女人問道：『有多少路程？』

貝西答道：『有一百五六十里。』

那女人說道：『這是很遠的路程，李特太太怎麼能夠放心讓她一個人走這遠的路。』

這時候馬車到了，停住，原來是輛四馬大車，客人很多。先把我的行李放在車頂，我正在同貝西接吻，他們就把我拉上車。

貝西對管車的囑咐道：『請你小心的照應她。』

那管車的答應了兩聲，是是，關上車門，喊一聲『齊了』，那輛大馬車，就往前走。從此以後，我同貝西和這家人分離，走入另外一個世界了。

我覺得路程很遠，中間下車打尖，歇過又走，走過好幾次曠野村鄉。後來我睡着了，有一次車又停了，把我驚醒，看見車門大開，燈光之下，看見一個女僕問道：

『車裏有一個小女孩子，叫柘晤愛邇麼？』

我答就是我，有人抱我下車，我的行李放在地下，那輛大車又走了。

我四圍一看，還是晚上，風雨交加，而前是牆，開了一扇門，女僕把我領進去，把門鎖上。走進去，看見有房子，有幾間屋子裏還有燈光，女僕把我帶進一間屋子，就出去了。

我手足冰冷，在那裏烤火，看看牆上一幅畫，隨後有人拿了燈進來，背後還有一個人。

在前的女人身子高，頭髮眼睛都是黑的，披上圍頸，面貌嚴厲，她把蠟燭放下，說道：

「這個女孩子年紀很小，怎麼好讓一個人獨自出門走遠路呢？」她很留心看我一兩分鐘，又說道：

「她神氣是很疲倦了，該先讓她睡覺。」一面把手放在我肩膀上，問道：「你覺得疲倦麼？」我答道：「瑪當，我覺得的點倦。」

她又說道：「你一定覺得餓，是無疑的了。」米拉小姐，你先給她晚餐吃，再叫她睡覺。小女孩子，你這是第一次遠離你的父母麼？」

我告訴她，我並無父母。她就問我父母死了有多少年，我是多大年紀，叫什麼名字，能夠讀書寫字作針線不能，隨後她拿手指輕輕的摸我的臉，說道：「盼望你是個好孩子。」說完，我就同米拉走了。

剛纔同我說話的那一位，年紀大約有二十九歲：同我一道走的這一位，年紀小些。第一位的聲音神色態度，很深印我的心裏。米拉小姐平常些，不如對我說話的那一位。米拉小姐臉紅，滿臉愁容，

舉動匆忙，好像是事體太多，忙不過來的。後來曉得她是個幫教。她領住我，走過一間屋子，又是一間屋子，走過一條甬道，又是一條甬道，再走不遠，聽見許多人聲。隨後走進一間又大又長的房子，每端擺了一張木桌子，桌上放着蠟燭，板凳上坐了一排一排的不知有多少女孩子，什麼年紀都有，小的，是九歲十歲，大的有二十歲穿的都是一樣的衣服，個個的胸前都披上圍身，這時候正是他們在作功課的時候。

米拉小姐使手勢，叫我坐在近門的一張板凳上。她走到屋子上頭喊着道：

『領班們，把課本收齊了，另外放好！』

於是有四個高大女孩子，從書桌堆裏站起來，走到各處收課本。米拉小姐又發號令說道：

『領班們，拿晚餐盤子！』

那四個女孩子走出去，每人拿一個捧盤進來，盤裏放些東西，每盤中間放了一瓶水。學生們傳遞盤子，願意喝水的就喝瓶子裏的水，是許多人共喝的。傳到我的時候，我只喝了些水，因為我又受了刺激，又疲倦，吃不下東西。這時候，纔看見捧盤上是油麥作的餅，打碎了一塊一塊的。

吃過晚飯，米拉小姐領着衆學生們祈禱，隨後就散班，兩個人一排走上樓去睡覺。我這時候，十分困倦，不理會這臥室的情形，只覺得也是一間寬長屋子。當天晚上，我同米拉小姐同床；她替我脫衣服，我躺下來，看看，都是一排一排的床，每張床睡兩個人；再過十分鐘，滅了燈，屋裏是一片黑暗，寂然無聲，我睡着了。

早上醒來，還是風雨交加。米拉小姐睡我身邊。聽見鈴響，學生們都起來穿衣服，天還未亮，點了兩個燈，我只好也勉強起來。屋裏是非常之冷，趕快穿上衣服等候洗臉。每六個女孩子共一個洗臉盆。不久，又聽鈴響，學生們又是兩個一排的下樓，入課堂。這課堂又冷又黑，米拉小姐祈禱，隨後喊道：「學生們歸班！」

學生們聽了，亂了一陣。米拉小姐不停的喊道：「不要吵！不要亂！」過了一會，學生們分作四個半圓形，每個圓形中心擺了一把椅子，一張桌子，桌子上是大本聖經，有三位女先生走進來，坐下。米拉小姐坐的是第四把椅子，很近房門，她教的是年紀最小的，我在這一班末一位。

先讀聖經，天纔亮；又聽鈴響，學生們又走進另一間屋子，吃早飯，我覺得很餓，看見有吃的，我很

歡喜。

看見兩張長桌子，擺上兩盆熱東西，我一聞氣味，很難受。我看見學生們個個都是聞了氣味很難過的，有一個第一班身子很高的學生站起來，低聲說道：『真討厭！這麥粥又燒焦了！』

我聽見有人喊道：『不許吵！』卻不是米拉小姐，另是一位女先生，身材很小，而皮稍黑，穿得卻很漂亮，坐在桌子上首。下首另外坐的一位，昨天晚上那一位女先生，我卻遍看也看不見。我所坐的桌子，是米拉先生坐在那一頭。另外一張桌子，那一頭坐的是個法國女人。衆人又禱告唱聖歌，一個女僕送茶給先生們，學生們纔起首吃早飯。

我俄到發昏，胃口是非常之強，吃了兩口，稍微解解餓，再也不能多吃了。我看見別的學生們，也是吃不下咽，也都只好不吃。早飯雖算是完了，各人肚裏還是餓的。學生又禱謝，不曉得謝的什麼，禱謝完，又唱聖歌。學生出了飯廳，入課堂，我看見一位先生嘗嘗麥粥，又看看別人。別人的臉，都露出不高興的神色。其中有一位身體稍胖大的說道：『吃不得的東西！真豈有此理！』原來還要歇十五分鐘纔開課，這個當口，學生們可以自由說話，所談的都是這頓早飯。這時候只有米拉小姐在課堂裏，

站在她旁邊的好幾個大學生，說的都是很不滿意的話。我還聽見有人說到巴洛克的名字，米拉小姐聽了搖頭，好像是不願意她們提起這個名字，但是她不攔阻她們說，大約她也不以為然。

一敲九點鐘，米拉小姐又發號令，學生們又歸班。這時候，我看得很清楚，學生們的打扮，實在是難看。無論什麼美貌女子，都要變作醜鬼的了。

我看看那幾位先生，無一位是令人喜歡的。那位胖的，是像個粗人；那位臉皮稍黑的，面貌太凶，那位法國人是粗蠻的，米拉小姐滿臉都是勞苦過度的神色。

忽然學生們都站起來，原來是昨天晚上招呼我的那位女人進來了。我細細的一看，她身高，面白，身材好看，兩眼有神，是慈愛人的眼，態度雍容閒雅。這位就是田朴小姐，姓田朴，名瑪理阿，是這裏的校長。她是教第一班學生的地理。其餘的學生，是那幾位教員教些歷史，文法，寫字，數學。校長還教幾個年紀稍大的學生音樂。

到了十二點鐘，校長站起來說道：『我有幾句話對學生們說，今天早上的早飯，你們都吃不下，你們一定是餓的，我已經吩咐他們預備些麵包牛乳腐，給你們作點心。』

那幾位教員，很詫異的看了她。

她好像是要解說，又接着說道：『我吩咐預備點心，是我一個人完全負責。』說完走了。

果然有點心送進來，學生們吃了一個飽，好不高興。吃過了，就有號令要學生們到花園。我也隨着衆人出去吸空氣。

這新園四圍都是高牆，園地卻分開許多小塊，是預備學生們自己種花的。大約到了百花盛開的時候，是很好看的。不過這時候正是正月，纔刮過風，下過大雨，園裏又冷又濕。有些身體壯健的學生，是可以作種種的運動遊戲。那些臉青體弱的，實在是受不住，都聚在廊簷，但是廊下還是濃霧罩住。我看見她們躲在那裏發抖，我還常常聽見有一個人空咳嗽的聲音。

我這時候也未同人說話，人家還未同我說話。我一個人孤伶伶靠在廊柱，好在我是寂寞慣了的，不覺得怎樣難過。我只好站在那裏，心裏一面想，兩眼一面看她們，要把飢寒忘了。我看見學校大門上，有一方石牌，刻了字，說的是洛和園某年某月巴洛克重建，又引了幾句新約的話。

我讀了好幾遍，覺得這幾句話有個解說，正在想的時候，聽見背後空咳嗽聲。我看見一個女孩

子，坐其石凳上看書，看得很入神。我看見書名是拉西拉，書名是很新鮮，我就很留意。當她翻一百書的時候，擡起頭來，我想將來借看，就問她道：『你這本書有趣味麼？』

她看看我，停一兩分鐘，說道：『我喜歡讀這本書。』

我不曉得我爲什麼有這個膽子，同生人說話。大約是因爲我也好讀書，與她有同好的緣故。

她把書遞過來，說道：『你可以看看。』

我接過來，稍微的看了一看，看見書裏頭，並不是講的什麼神仙妖怪的故事，覺得無甚趣味，把書還她。她接過去，並不說話，又要看書。我又打又問道：『你能夠把石牌上所刻的話，解說給我聽麼？爲什麼用個院字？同平常的學校，有什麼分別呢？』

她答道：『這所洛和院，有一部分是貧兒學校，是一種義學。你同我所有的學生，都是受人賑濟的。我猜你是個孤兒，你是不是父親死了？或是母親死了？』

我答道：『我自小就是父母雙亡。』

她說道：『所有的女學生，不是雙親死了一個，就是父母雙亡。這所洛和園，就是教育孤兒的。』

我問道：「我們不要化錢的麼？她們教育我們，是不要錢的麼？」

她答道：「我們家裏，或是我們的親友，每年要化十五金鎊。」

我說道：「既然這樣，爲什麼喊我們作受賑濟的孩子呢？」

她答道：「因爲每年十五鎊，是不夠教育費。其餘的錢，是人家捐的。」

我問道：「是些什麼人捐助的？」

她答道：「都是這裏的附近，或倫敦的慈善家捐的。」

我問道：「石牌寫的巴洛克重建，這位巴洛克是誰？」

她答道：「這一部分是巴洛克老太太建的，現在是她的兒子管理這裏一切事務。」

我問道：「爲什麼呢？」

她答道：「因爲錢是歸他管，他是這裏的總理。」

我問道：「這地方不是那位吩咐預備點心的女人管的麼？」

她答道：「不是田朴小姐管的。我很願意是歸她管的。她所作的事，都要巴洛克答應過纔算，置

辦我們的火食衣服，都是巴洛克管的。」

我問道：「他住在這裏麼？」

她答道：「不是的，他住在他的大宅子裏，離這裏有六七里路。」

我問道：「他是個好人麼？」

她答道：「他是個教士，傳說他作了好些好事。」

我問道：「那位身材高，吩咐預備點心的，叫作田朴小姐麼？」

她答道：「是的。」

我問道：「其餘那幾位先生，叫什麼名字？」

她答道：「那位兩頰發紅的，叫作士米小姐，管理裁縫製我們的衣服；那位矮小黑頭髮的，叫作士吉查小姐，她教地理、文法，還聽第二班背書；那位披圍巾掛子上綁了一條黃邊手巾的，是斐洛太太，她是法國人，教法文。」

我問道：「你喜歡這幾位先生麼？」

她答道：「也還罷了。」

我問道：「你喜歡那位矮小臉皮略黑的麼？還有那位名字，我卻不會說，你喜歡這兩位麼？」

她答道：「士吉查小姐性急，你要留心，不好得罪她。斐洛太太也還過得去，不算是壞的。」

我問道：「最好是田朴小姐，是不是？」

她答道：「田朴小姐，人又好，又聰明。她的學問，比他們都強得多。」

我問道：「你在這裏許久了麼？」

她答道：「我在這裏有兩年了。」

我問道：「你是個孤兒麼？」

她答道：「我的母親死了。」

我問道：「你在這裏歡樂麼？」

她答道：「你問我的話，問得太多了。我現在答你的所問，也答夠了。我要看書了。」

但是這時候，搖鈴吃中飯，我們都走進去。飯味是不見得比早上的好，滿飯廳都是壞油氣味。我

看見是小薯煮老牛肉，我只好吃，心裏納悶，不曉得是不是天天都要吃這種東西。

吃過飯，又上課。一直到了五點鐘，纔散學。

當天下午，看不見什麼特別的事，只有士吉查小姐教歷史，罰同我說話的那個女孩子，罰她站在課堂中間。我覺得這個女孩子大了，有十三四歲了，不該受這種羞辱，我以為她受罰，心裏臉上都難過的。誰知不然，她既不哭，又不紅臉，很淡定站在那裏。我覺得詫異，我心裏就想道：『她怎麼能好好的受這樣羞辱，假使是我的話，我只想地下忽然出一個大洞，把我吞入洞裏。』她站在那裏，好像是另外有所注意，全不顧眼前左右。我常聽說，白日作夢，難道她也是白日作夢麼？她的兩隻眼是看地下，我看她的心，卻不在地下。她眼是看心裏，在那裏追想許多事，卻絲毫不顧眼前的事。她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女孩？是個好人；還是個惡人？

過了五點鐘，不久又吃東西，每人一盃咖啡，一塊黃黑麵包。我覺得很餓，吃得很有滋味，隨即散步半點鐘，又上課。課後就是吃麵餅白水，吃過了，是祈禱睡覺。這就是我在洛和義學第一天的情形。

第六回 海林

今日起來，我們所作的事，同昨日一樣。不過今早起來，我們不能洗臉，因為昨晚變了天氣，我們的臥室是非常之冷，我們都在被窩裏打戰。早上起來，臉盆的水，都凍成冰，我們只好不洗臉。麥粥比昨日好得多，可以吃了。可惜太少，吃不到半碗。

當天就把我放在第四班，起首的功課，我覺得有點為難，一會學這樣，一會又是學那樣，我覺得好像有點搗亂。隨後先生給了我一條薄紗，叫我去縫邊，許多學生，這時候都是作針線。還有一班學生，圍着士吉查小姐作功課，我一聽是英國歷史，同我說話的那位同學，也在這班裏。起課的時候，她是一班的第一名，後來不曉得因為說錯了一個字音，或是因為不小心，忽然就降下去，降到最末後一名。先生還不满意，還要遇事同她為難？一會喊道：

『播晤士（這是那位同學的姓，）你為什麼站鞋邊，不站鞋底，你趕快把腳放好。』一會又喊

道：『播晤士，你的兩頰爲什麼突出來，趕快縮進去。』一會又喊道：『播晤士，你擡起頭來，我不許你在面前垂頭。』諸如此類，不知道喊了多少次。

隨後叫學生們把書都關了，逐個的考問，問的都是很爲難的話。問到播晤士，卻是對答如流的。我預料先生總要誇獎她幾句，誰知不然，先生忽然又喊道：『你這個髒孩子，你這個難惹的孩子！你今早未刮乾淨你的指甲！』

播晤士不答，我覺得詫異。

我心裏想道：『她爲什麼不說，今早臉盆的水凍了，不能刮指甲，也不能洗臉？』

這時候，士米先生叫我拿線，她要繞線，一面繞，一面問我好些話。問我從前進過學校沒有，問我能夠作各種針線不能，隨後她打發我走開，我又留心看那一班，我坐在凳上，士吉查小姐說了一句，我卻聽不見，只看見播晤士走入一間擺書的屋子，拿了一札樹枝子出來，規規矩矩的送給士吉查，自己把圍身解下來，那個先生就拿了樹枝子，重重的在播晤士背上打，一連打了十二下，播晤士一滴眼淚也不流。我見了，十分忿怒，卻發作不出來，兩手打戰，不能作針線，播晤士小姐，臉上神色如故，

絲毫也不改變。

士吉查小姐喊道：「你這個懶慣了的孩子！我沒法子能夠叫你改變你的壞習氣，你把鞭子拿
走。」

播晤士把那一網樹枝子拿回去，我留心看她，看見她剛把手巾放在袋裏，臉上有一滴淚痕。
一天之內，總算是晚上放學遊戲，這個時候，還有趣。五點鐘時候，那一小塊麵包，一口咖啡，雖然
不能充飢，卻還可以提神。

這天晚上，我仍然是在人羣中，這裏走走，那裏走走，還是沒得一個朋友。我偶然揭開窗簾往外
看，看見雪下得很大，屋裏的學生們是亂說話，說得很吵。

假使我是離開一個快樂家庭，離開了慈愛的父母，來到這種學校，我是覺得很難過，覺得家
裏有種種捨不得的事。但是我離開李特太太那種的家庭，我覺得這時候風雪越大，學生吵得越兇，
越好。

我闖來闖去，走到一個火爐邊，看見播晤士跪在爐邊，借爐火的光看書。

我從她背後走來，問道：『你還是讀拉西拉麼？』

她答道：『是的，我纔讀完。』

再過五分鐘，她讀完了，把書關起來

我心裏想道：『我這時候可以拉她說話了。』我就在她身邊坐在樓板上。

我問道：『你姓播晤士，你名叫什麼？』

她答道：『我名叫海林。』

我問道：『你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麼？』

她答道：『我從北邊來的；快到蘇格蘭邊界了。』

我問道：『你以後還回家麼？』

她答道：『我希望回去，不過是將來的事，雖能預料呢？』

我問道：『你一定很想離開洛和。』

她答道：『不然，我爲什麼要走呢？我來這裏，爲的是求學。我目的未達，何必走開呢？』

我說道：『但是那位士吉查先生待你太苛虐了。』

她答道：『苛虐麼？她並非苛虐！她不過是嚴厲，她不喜歡我的毛病。』

我說道：『假使是我作你，我是不喜歡她的；我是要抗拒她的；若是她拿棍子打我，我是要搶過來的；我是要當她的臉，把那細樹枝折斷了的。』

她說道：『也許你不會作那些事，你若真是真要作的話，巴洛克是要把你驅逐的，你的親友們曉得了，一定是很難過。還不如受點痛楚，受痛楚，不過是你一個人，何必拖累到你的親友們都難過呢。況且聖經上說過，作人應該以德報怨。』

我說道：『推打同罰站，都是很丟臉的事，並且你年紀很大了，我比你小，我都不能受。』

她說道：『但是既不能免，只好忍受。既是你的命運一定要你忍受，你一定說你一定不能忍受，這是很糊塗無理的話。』

我聽了這番話，很驚怪。她所說的忍受主義，我不甚能懂。她對於打她的人，還要替她開脫，我尤其不懂。我卻覺得海林所看見的道理，我是看不見的。我疑心她的道理是對的，我的道理是不對的；

我卻不能詳細的追想到底

我問道：「海林，你說你有你的毛病，有你的短處，我看你是很好的。你有什麼毛病？」

她說道：「你就可以拿我作一個榜樣，看人切勿靠外觀。士吉查小姐說我亂七八糟，我是亂七八糟，我安放東西的確是毫無規則的；我又不小心；又記不得規則；我該用功的時候，反去看閒書；我是毫無紀律，我同你剛纔說的話一樣，我受不住規則紀律；士吉查小姐，是最小心，最有規則，最講按着時候作事的，我卻不然，故此總惹她生氣。」

我答道：「士吉查小姐，是好發怒，很暴虐。」海林卻不以我所加的考語爲然，一聲不響。

我問道：「田朴小姐，也同士吉查小姐一樣的虐待你麼？」

我一說到田朴小姐，她滿面都是笑容，說道：

「田朴小姐樣樣都好。她很不願意嚴厲對待學生，她覺得難過，就是頂不好的學生，她也不願意嚴厲對待。她曉得我的毛病，很和平的告訴我。她曉得我的好處，極力的誇獎我。我不妨告訴你，我一個最大的毛病：她雖然和平的勸誡我，告訴我極有道理的話，我還是改不了；她誇獎我，我雖然是

很看重她的誇獎，但是我仍然不能小心謹慎。」

我說道：「這真奇怪，小心謹慎是一件極容易的事。」

她說道：「在你看是極容易的。我今天早上留心看你，你是很專心的，講書的時候，或是先生問你，你的心神是不外散的。我就不然，我總收不了我的放心。我應該留心聽士吉查先生講書的時候，我往往連她的聲音都聽不見，好像是在夢中一樣。有時我以為還是在家鄉，把她的聲音當作我家門口的溪流的聲音。輪到我該答問的時候，還要先把我喊醒，因為我本來就沒聽見她說什麼？」

我說道：「但是今日下午，你對答得好？」

他說道：「那不過是偶然碰巧的。因為遇着我們所讀的那一課，是有趣味的。今天下午，碰巧我並不想家鄉，我心裏正在思索，當日英王查理第一，心裏原是很想為善的人，為什麼有時作出極不公道，極不該作的事。我還替他可惜，他既是個有良心，有操守的人，為什麼眼光那麼短。跳不出國君權力的思想！可惜他毫無遠見，看不見世界的潮流，同國內輿論的趨向。但是我還是尊敬查理第一，很可憐他為國人所弑。他的仇敵，真是窮凶極惡。他們殺不該殺的人，他們怎樣有這個膽去弑他！」

這時候，海林是對自己說話。因為她所說的這件事，我不十分懂。我只好引她談我所懂得的事。

我問道：

『田朴小姐教你的時候，你也是一樣不能專心聽麼？』

她答道：『不然，我留心聽的時候多；因為田朴小姐說的話，比我心裏所想的新鮮，她的話語又好聽，她所告訴我們的物事，正是我要曉得的。』

我說道：『你在田朴小姐所教的那一班，你是個好學生了。』

她答道：『是的。不過我，也是順着我自己的意嚮走罷了。這原算不了什麼好處。』

我說道：『這就算是很大的好處。他們待得你好，你就好好的留心聽。我所願也不過在此。假使人家以暴虐相待，以不公平相待，我們還是用和平手段對待他們，順從他們，豈不是勉勵他們爲惡，隨他們要作什麼，就作什麼嗎？豈不是他們無所忌憚，越作越壞了麼？若是有人毫無理由的打我們，我們就該用大力回手打他，我們是應該還手打的。除此之外，沒得別的方法懲戒他們不再打。』

她答道：『你現在還是一個未受過教育的小女孩子，你不能懂，我盼望你長大之後，你就不是

這樣想。」

我答道：「海林，我覺得爲人是應該如此的：我同一個人相處，我極力的同他要好，他總是一樣的，總是不喜歡我，我就一定不喜歡他；有人不公道的罰我，我是要反抗的。我覺得這是自然而然，應該這樣作的，也同他愛我，我自然該愛他，我真該受罰，我自然願受罰。」

她答道：「你所說的是無宗教的人，同野蠻部族的道理。奉基督教的人，同文明種族，是不承認這種道理的。」

我問道：「這是怎麼講的？我卻不懂。」

她答道：「殘暴不能勝忿恨，報復不能治我們所受的損害。」

我問道：「什麼能治呢？」

她答道：「請你讀新約，留心基督所說的話，所作的事。基督的一言一行，你都拿來作榜樣。」

我問道：「基督說些什麼？」

她答道：「基督說的是愛你的仇敵；人們咒詛你，你要替他們祝福；人們恨你，怨你，你要愛護他

們。」

我答道：『這樣看起來，我就該愛李特太太，我卻作不到。我就該求上帝賜福與約翰，我又作不到。』

海林這時候卻要我解說給她聽，我就逐一逐二的，把我在李特太太家裏所受的虐待，都告訴她，我把我怎樣的怨恨，也告訴她。說個淋漓盡致，一點也不留餘地。

海林極耐煩聽我說到底，我盼望她批評幾句，她卻不響。我不耐煩，就問她道：

『你看李特太太，豈不是一個毫無良心的惡人？』

她答道：『她虐待你，那是無疑的了。你要曉得，她不喜歡你這種性情的人，如同士吉查小姐不喜歡我一樣。但是她所說所爲的事，無論極小極不相干的，你爲什麼記得這樣清楚？她的不公道行爲，很深印入你的心了。我卻不然，人家對待我的暴行，向來入我不深。你何妨試試，把她的暴行，同你的怨恨，完全都忘記了，你當覺得心裏安樂得多。據我看來，一個人活在世上，沒得多少年，常時懷怨記恨，是犯不着的。我們毋論什麼人，那個沒得毛病，沒得短處，到了死的那一天；我們的毛病短處，同

我們的軀殼，都一同化爲烏有了；我們的罪惡，也同我們血肉分離了，只剩了精靈存在，原是造物主宰所給我們的，仍然回到主宰那裏去，再給別的人，得了只點精靈的，或作人，或是作到神人，總不能變作魔鬼，我不相信人會變作魔鬼，我另外相信一種教旨，一種信條，向來無人教我；我也不輕易對人說，我卻很喜歡我的教旨信條，因爲這樣存想，是把希望的範圍推廣了，人人都可以有希望，就可以視死如歸，不是永墜深坑，永墮地獄。況且我抱定這種信條，很容易分別罪人與罪過，我就可以分別對待，罪人是可以原諒的，罪惡是最令人厭惡的；我抱住這種信條，心裏就不爲報復所激動，受了羞辱，我不深以爲恥，不公道的待遇，也不能把我壓服得很低。我可以過安閒日子，盼望最後的那一天。」

海林說話的時候，是低着頭的，說完了，頭垂得更低。我看她的神氣，是不願再談，只願一個人獨自靜思。她卻沒得什麼時候去想，因爲有一個粗大的班長，帶着北邊的口音，喊道：

『海林播晤士，你若不是趕快去收拾好你的抽屜，把你的活計放好了，我就要告訴士吉查小姐，請她來看。』

海林聽了，如夢初醒的站起來，一句不響，趕快去收拾。

第七回 受屈

我住在洛和學校一季，好像是住了一輩子的，所過的也並不是黃金世界的日子；終日的要練習新規則，作為難的功課，時時刻刻恐怕學不好，比身受的辛苦更為難過。

正二三這三個月的雪很深，除了到教堂，很少外出。在校裏，卻每日要一點鐘在外游散。我穿的衣服是很薄的，不足禦寒，我們手上無手套，腳無皮靴，手足常是冰冷的，兩腳被雪所侵，生凍瘡，晚上疼得難受。小孩子們又容易餓，吃又吃不飽，因為人人都吃不飽，那些年紀大點的學生，就想出法子騙小學生，把她們的一份吃的，騙來吃，她們常來騙我，我吃到肚裏的尤其不能使我飽。

遇着星期日，是更難過。我們要走六七里路，纔到教堂，教堂裏是巴洛克講經。我們出門的時候，是已經覺得夠冷，到了教堂，覺得更冷。坐下聽講，我們都冷僵了。因為回校吃飯太遠，就帶了些冷食，分給我們，在教堂裏吃。

等到聽完了下午講經，纔回校，迎着大北風，在山脊上走，把我們冷到幾乎把面皮都要剝下來。我還記得，田朴小姐，一路走，一路抖起精神，勉勵我們，勸我們學壯士臨陣的勇往向前。其餘的先生，都是垂頭喪氣的，顧不及勉勵我們。

我們走回校的時候，個個都是盼望入屋子裏烤火。到了屋子，那些小學生們那裏有享受這種利益的機會，因為一到了屋子，早已被好幾排的大學生，先重重疊疊圍住火爐，我們小學生，是湊不上去，只好把兩隻手，縮入圍身裏。

好在吃茶的時候，是一個人分一塊整塊的麵包，平常日子，不過是每人半塊。麵包上還搗了薄的一層黃油。這也是星期日纔有的，故此我們好容易盼望到星期日，享受這點好處，我也只能吃着這一點，其餘的也被他人分吃了。

星期晚上，是背聖經，米拉小姐講經，她一面講，一面打呵欠，可見得她是很不耐煩講經。往往當講經的時候，總有六七個小學生打盹，從第三層的高座位跌下來，把她們抱起來，還是半死的，醒不過來，只好罰她們站在課堂中間，講完經，再讓她們走。有時候，孩子們簡直的是站不起來，東倒西歪

的墩作一團，只好把班長的高凳子，撐住她們。

我到校的那一個月，巴洛克不在家，我是很怕他來看學校。

有一天下午，是我到校之後，有三個星期，我正在石板上作算學，偶然擡頭向窗外望，看見一個人在外面走過，我自然而然的就認得是他。過了兩分鐘，全體的學生連先生們，都站起來，我不必擡頭，就曉得是恭迎什麼人。那時候，田朴小姐已站起來，那個人大踏步走到田朴小姐身邊，好像是一條黑石柱，我斜眼看看，果然是他，是巴洛克。

我有我的理由，爲什麼怕他來，因爲我很記得李太太冤枉我，對他撒謊，說了我許多壞話。他曾經答應，告訴田朴小姐同別位先生，我一向就惟恐他來，把壞話宣布，從此以後，我在衆人心目中，就永遠變成一個壞人。他站在田朴小姐身邊，低聲的同田朴小姐說話，這是說我無疑的了。我時時刻刻恐怕田朴小姐聽見了，眼睛就要看看我，露出討厭我，看不起我的神色。我剛好坐在頂高的一排上，聽得很清楚，我卻暫時很放心。

巴洛克說道：『田朴小姐，我買的線，是可以用的，正好配她們的布內衣，我把針也挑選好了。你

告訴士米小姐，不要忘了開一張單，列明穿線活的針，告訴她，每次只許分一枚針，多了，她們就丟了。她們的羊毛襪子，該多留意些，我一次看見曬的襪子，穿破的洞眼太大了，這是不常補的緣故。」

她停住了不說。

田朴小姐說道：「我要留神察看的。」

他又說道：「洗衣服的女人告訴我，女學生們一星期兩個披肩，這是太多了，章程只許每人一個。」

田朴小姐答道：「我可以把理由告訴你。上星期四，莊士敦姊妹有人請吃茶，是我許她們換乾淨的。」

巴洛克點點頭，說道：

「不過這一次，就隨牠去，以後可再不必了。還有一件事，我覺得很詫異：我同管庶務的算帳，看見上兩星期，曾經兩次分麵包牛腐乳，給學生們當點心，這是怎麼講？我一查章程，並無給學生吃點心的章程。這是誰開的新例？奉誰命令給的？」

田朴小姐答道：「先生，這件事是我完全負責。因為早飯弄得實在是不好，不能下咽，我不敢叫她們捱餓，捱到吃中飯的時候。」

巴洛克說道：「瑪當，你讓我說。我教養這班女孩子的宗旨，是要把她們教養到不務奢華，不要放縱，要養成她們能耐勞受苦克己。就是偶然烹調不好，或是過失，或是不熟，不能開胃，不應該反給她們好吃的東西，慣壞她們的身體，失了本校的宗旨；應該借這個機會，叫她們忍受暫時痛苦。善趁機會的先生，應該趁着這個機會，告訴她們，從前最早的基督教徒，是怎樣受罪的；殉道的人，是怎樣受痛苦的；天主自己那樣的苦，勸門徒背了十字架跟隨他，他怎樣的警告人，不要全靠麵包查活生命，要奉行上帝所說的話；還要告訴她們，上帝安慰人的話，說是你們因為我捱飢受渴，他們是歡樂的。瑪當，你不把燒焦的麥粥灌入學生們的嘴裏，反把麵包同牛乳腐喂她們，你雖然是要養她們的惡濁身體，你卻忘了你反餓了她們的不死的靈魂。」

巴洛克也許因為大動感情，再說不下去，停了一會不說話。田朴小姐原先是垂頭，這時候，擡起來向前看，神色冷極，好像是個石人。嘴是閉得很緊，眉頭很嚴重。

巴洛克是得意極了，四圍的看，忽然兩眼一瞬，好像是看見極不合眼的事物，急口的說道：

「田朴小姐，田朴小姐，那個女孩子，爲什麼拳髮？搗當，紅頭髮都卷起來？」拿起手杖，向那女孩子指的時候，他的手打戰。

田朴小姐很安詳的答道：「這是西旺小姐。」

巴洛克說道：「西旺麼？爲什麼她就該拳髮？毋論什麼人，都不該拳髮。她爲什麼膽敢藐視違抗校章，在這個義學地方，弄得滿頭都是拳髮？」

田朴小姐更從容的答道：「西旺的頭髮，是天生的拳髮。」

巴洛克答道：「自然拳的麼？我們不能隨牠自然，我要教成她們作受天寵的孩子，爲什麼要這些頭髮？我曾經屢次說過，把女孩子的頭髮，剪得短知的，樸實的，用不着什麼花樣。這個女孩子的頭髮，一定剪得光了，我打發剪髮的明早來，我看見別的女孩子們，頭髮也是太多……那個高孩子，喊她掉過臉來，告訴第一班的女孩子都站起來，轉臉向牆。」

田朴小姐拿手巾掩嘴，好像是要遮住微笑，喊第一班站起來，我往後稍靠，看見女孩子們很不

以他爲然的臉，可惜巴洛克看不見她們的臉，不然，他就可以覺得人家只管面上服從他，心裏是不服的。

他把這班女學生的頭細細一看，看了有五分鐘，說道：『所有頭上打的結，都要剪了。』

田朴小姐正要反抗。

他說道：『瑪當，我要崇事天主，我的職責，是要滅絕這些女孩子們肉體的嗜好；禁她們不許結頭髮，穿貴重衣服，教她們羞怯樸實，我所看見的這班女孩子，個個都梳成辮，打成結，一定都得剪了，你試想看，理髮要躑躅多少時候……』

這時候，剛好有三位女客走進來，巴洛克就停住不說。這三位女客，該早些進來，聽聽巴洛克的教訓，因爲這三位穿得極闊，穿的都是綢緞皮絨，那兩位年紀青的（不過十六七歲）戴的是皮帽，插了鸵羽，帽子底下是很多的成團的拳髮，年紀老的，披了天鵝絨圍頸，銀鼠作裏，頭的前面披的假拳髮。

田朴小姐走上前，歡迎這三位女客，原來就是巴洛克夫人小姐，領到首座坐下。她們一家人是

同坐馬車來的，當巴洛克同管庶務的管帳，查問洗衣服的婆子，教訓校長的時候，這三位女客是跑上樓，各處看看，現在她們三位責備士米小姐，因為學生們的衣服同臥室，是她管的，我因為留神看別的，聽不見她們說的什麼話。

當我一面聽巴洛克和田朴小姐說話，我一面就想到我自己要找一個深密的地方藏起來，就可以無事了，於是我裝作很忙的算數，把石板拿高些，蓋住我的臉：我原可以倖免的，不料我的石板從我的手一溜，跌在地上，跌得很響；衆人的眼睛都射住我；我曉得是完全無希望的了，只好低頭拾碎石板，這該輪到我受罪了。

巴洛克說道：『這是個不小心的孩子。』接上又說：『這是個新進來的學生。』我的氣還沒喘過來，他又說道：『我不要忘了，我有兩句話要說了，這個學生，』他於是發大聲，我覺得他的聲音是非常之響，他大聲說道，『那個打碎石板的女孩子走過來！』

我聽了，我全個人都麻了，僵了，走不動。有兩個高大的班長，扶住我，推我到判官的面前。田朴小姐很和平的幫我，扶我走上前，還低聲對我說道：

『柘晤，你不要怕，我看見你打碎石板，是偶然的，你不會受罰的。』

我聽了她這句安慰的話，如同小刀子刺入我的心窩裏。

我心裏想道：『田朴小姐，這時候只管安慰我，再過一分鐘，連她也看不起我，當我是個詐僞人了。我這時候心裏忿極了，恨極了李特太太，同巴洛克這一羣的人，我自知不是海林播晤士。』

巴洛克說道：『把高凳端過來。』用手指指一張高凳，高凳端過來之後，他說道：

『把這孩子放在高凳上。』

有人把我放在凳上，我卻不曉得是誰。這時候我看不清楚什麼光景，只見我的臉是正對着巴洛克的鼻子，離我二尺多遠，看見離我稍低，是一團一簇的綢緞烏羽。

巴洛克先咳嗽兩聲，清清嗓子，說道：

『夫人小姐們，田朴小姐，各位教員，孩子們，你們都看見這個女孩子。』

她們的眼自然是看見的，並且是很留心看的。

他說道：『你們看見她年紀還是很小，你們看見她外貌同平常孩子們一樣，外面是看不見有

什麼缺憾，有什麼毛病，誰料到魔鬼已經有了幫忙的就是她。」

他停了一會，我曉得什麼都被說破了，無可挽回了。我只好定定神，壯壯膽，用力支持住。

他接續說道：「孩子們，我不能不告訴你們，警告你們，這個女孩子，原可以作上帝的小羔羊，上帝所提挈的，卻變成爲上帝所拋棄的，不是羊羣裏的一隻小羔羊，是外來一個怪物。你們須要提防她，不要學她；不要同她作伴，不要同她在一處游玩，不要同她說話。先生們須要留心察看她，她的一舉一動，都要留心她，你們要罰她的軀體，纔可以救她的靈魂；救得來，救不得來，還不敢說，因爲這個孩子，這個女孩子，雖然是生長在奉基督教的國裏，卻比異教人還要壞得多，因爲這個女孩子，是個說謊的。」

他說完這番話之後，停了有十分鐘。這時候，我是很清楚的看見巴洛克太太小姐掏出手巾來，擦擦眼，太太一面搖頭擺尾，小姐們低聲說道：「真可怕！」

巴洛克纔歇過來，又說道：「這是我從女孩子的恩人聽來的；這位敬天好善的太太，從小就把這個孤兒，收養在家裏，看待同親生女兒一樣，不料這個女孩子，忘恩負義，那位太太恐怕她敗壞，拖

累她自己的兒女，不得不同她分離，把她送來，叫我們把她治好了；如同古的猶太人，把病人送到某處的水坑醫治一樣；我請校長教員們留意，不要讓這女孩子左近的水變了臭水。」

巴洛克演說完了，整整最高的扣子，喃喃的，回家眷說了幾句話，家眷們站起來，對田朴小姐點點頭，就走出課堂，到了課堂門口，巴洛克還回轉頭說道：「叫她站在高凳上，再站半點鐘，今天一天，不許人同她說話。」

我高高在上，站在課堂中間，人人都看見我出醜，我那時候的種種知覺，我也寫不出，說不出。我正在快要嗚咽的時候，有一個女孩子走上來，在我的面前走過，擡起頭來。我一看見她的臉，我立刻就覺得有線光明，另生新感覺。我正在頹喪的時候，這新感覺把我扶持起來，好像是一位英雄，一位殉節的人，在一個奴隸，一個受苦的人身邊走過，這奴隸見了，也就得了新力量，不爲境遇所屈了。我抖起精神，擡起頭來，穩穩的站在高凳上。海林播晤士走過去，問士米小姐幾句不相干的話，士米小姐呵責了她幾句，掉過頭來，走回去自己的坐位，又在我面前走過，對我微笑。她這一笑，我至今還能記得，她這一笑，現出她有過人的智識，有過人的勇氣；她的臉雖然很瘦，兩眼雖然都凹進去，我見了

同仙女一樣。然而那時候，她膀子上還帶住因爲不會收拾，不會整齊，受罰的記號；不過一點鐘前，因爲鈔寫不乾淨，受罰吃麵包，喝清水。我禁不住悲歎，人性爲什麼有許多缺欠！海林小姐原是豪邁剛毅人，從士米小姐的眼睛看去，不過只看見些小過失，看不見她許多高貴的德性。

第八回 辯誣

剛過半點鐘，就是五點，我從高凳上爬下來，天色已是很黑，我走到房角，坐在地下。海林不在我面前。我支持的力量，也就完了，我就哭起來。我想起我到洛和學校來就學，要得些學問，要作個好學生，結交許多朋友，要許多人敬我愛我。我到了之後，學問已經有進步；當天早上，我已經升上本班第一名；士米小姐極稱讚我；田朴小姐很賞識我，常對我微笑，只要再過兩個月，再有進步，她答應教我繪畫，教我法文；同學也很歡迎；當我同等的看待，無一個作踐我的；現在我忽然又受糟踐，受踐踏，我從此能夠再起來不能呢，想到這種情形，我實在是難過，倒在地上痛哭。

我又想道：『我從此以後不能再有起來的日子了！』我要尋死。我正嗚咽得很悲傷的時候，有一個人走過來，又是海林，送麵包咖啡來給我吃，說道：

『來吃點東西吧。』我把這兩樣東西都推開，我曉得這時候飲食都不能下咽，我還是按不下

傷感，放聲大哭。她見了很詫異，坐在我身邊，兩手按她兩膝，把頭靠在她膝上，好一會不響。』後來還是我先開口，說道：

『海林，人人都相信是個說謊的一個女孩子，你爲什麼卻來親近呢？』

她答道：『柘唔，你說人人都相信麼？聽見說你不好的人不過八十個，此外世界上，還有無限若干億兆人呢。』

我說道：『我同那些億兆人，有什麼相干？我所曉得的是有八十人看我不起。』

她答道：『柘唔，你錯了。我相信學校裏的人，沒得一個看不起你的；沒得一個不喜歡你的。我很曉得，學校裏有許多很同你表同情的。』

我說道：『她們聽了巴洛克那番話，還能夠憐惜我麼？』

她答道：『巴洛克並不是個上帝，也並不是個大人物，並不是可稱讚的人。這裏沒得人喜歡他，他所作的事，是沒得人喜歡的。假使你是他所特別賞識的人，你卻會有了許多仇人，就有明攻你，有暗攻你的，他既然不喜歡你，同學們一定憐恤你的，不過不敢露面罷了。這兩天之內，先生們，同學們，

許對待你冷淡些，她們心裏卻是以友誼待你的；倘若你仍舊學好，不久她們的友誼，就要顯露出來。『柘唔，況且……』

我把我的手放在她的手裏，她捏我的手指，要把我的手指弄暖些。她說道：

『假使天下的人都厭惡你，都相信你是個惡人，而你自問良心無愧，不以為有罪，你不會無朋友的。』

我答道：『是不會有的，我曉得我自己是對的，但是這個還不夠的；倘若他人不愛我，與其生活在世上，無寧死了的好。海林，我受不住人家都厭棄我，不同我往來，只剩了我孤孤寂寂的一個人，我寧願折了一段臂膀，或是讓一條野牛觸我，或是讓馬踢我，向我胸口踢來，也不願丟了你，或是田村小姐，或是其他我所愛的人的愛情。』

她答道：『你不要再說了，你把人類的愛情，看得太重了，你的性情來得太猛了。人類之外，還有看不見的世界，還有神仙世界，都是無乎不在的；這些神仙，是奉命照管我們的，假使我們慚愧到死，四面八方，都是看不起我們，厭棄我們的，神仙是看得見的，也曉得我們受冤抑，（這是指我們當真

是受了冤抑的話；我曉得巴洛克不過是轉述李太太的話；看你的神色，我就曉得你受了不白之冤。上帝不過是等我們軀殼與靈魂分離之後，纔賞賚我們。活在世上的時候，是極短的，人死了之後，纔起首入樂境，我們爲什麼爲世事所窘，去愁苦呢？」

海林的話，把我安慰下來；我無話可說，但是我覺得她雖然能安我的心，我總覺得很悽慘。她說過這番話之後，她呼吸得很促，空咳了一聲，我把我自己的愁苦，完全忘了，卻反替她愁起來。

我把頭靠在她肩上，兩手摟住她的腰，她湊近我些，我們兩個人有一會不說話。隨後又有一個人走進來，我們一看，認得是田朴小姐。

她說道：『我特爲來找你，柘唔愛邇，我要你到我房裏來，既然海林同你在一起，海林也可以同來。』

我們登樓，進了田朴小姐屋裏，生着很好的火，令人見了高興。她叫海林坐在火爐那一邊，她自己坐在這一邊，把我拉到她身旁。她低頭看看我的臉，說道：

『完了麼？你哭完了你的憂愁了麼？』

我答道：「這是我永遠作不到的。」

她問道：「爲什麼呢？」

我答道：「因爲人家冤枉我，以後你同別人都相信我是個惡人。」

她答道：「我們要看你證明你自己是什麼，我們就相信是什麼。你要往下去學好，我們就滿意了。」

我答道：「田朴小姐，我能夠使你滿意麼？」

她把手攔住我，說道：「你能夠作得到。你可以告訴我，巴洛克說是你的恩人，那位李特太太是個什麼人？」

我答道：「李特太太是我舅舅的女人，我舅舅死了，留下我，叫她照應。」

她問道：「她不是自己起意收養你的麼？」

我答道：「瑪當，不是的。她很不願意收留我，我常聽見女僕說，我舅舅臨死的時候，勉強她答應永遠照應我的。」

她說道：『柘晤，你該曉得，你若是不曉得，我就告訴你，凡是一個人，被人告了犯什麼罪，被告人是可以自護的。有人告你，說是你說謊，你可以在我面前，極力的替自己辯護。你只要實說你所記得的，不要增加，不要張大其辭。』

我決計要說得頂實在，不偏不倚的，說得頂恰可。我想了幾分鐘，把我所要說的話，聯貫好，安排好，就把我從小所過的淒慘日子，細說一遍。我因為受了極大激動之後，精神氣力，都消耗了，我說話，是聲音很低，很和平，我又記得不懷恨，說要洩忿的話。我簡直的像是說一件很平常的事，並非訴冤訴苦，自然是說得很可信的：我覺得我一面說，田朴小姐是很相信我的話。

我說這番話，中間卻說到開藥店的洛先生，在我暈倒之後，來看我。李特太太把我二次鎖閉在紅屋裏，這件事，我是永遠忘不了的。

我說完了，田朴小姐看我幾分鐘，隨後說道：『我卻有點認得洛先生，我要寫信問他，倘若他的回信，同你所說的話相符的，我是要當眾宣佈，替你洗刷這場不白之冤。至以我個人而論，我已很相信你的，你是無辜受屈的。』

道。她同我接吻，還留我在她身邊（我是很樂意的，我很歡喜看她那副臉。）她對海林播晤士說

『海林，你今晚覺得怎麼樣？你今天咳得多麼？』

海林答道：『瑪當，我看是咳得少些。』

田朴小姐問道：『你胸口的疼可好些？』

她答道：『稍好一點。』

田朴小姐站起來，抓住海林的手診脈，隨後走回來坐下。她坐下的時候，我聽見她低低的歎了一聲。尋思有幾分鐘，很高興的說道：『你們兩個人，今晚是我的客，我須照客人相待。』隨即打鈴，吩咐進來的女僕說道：『巴巴拉，我還未吃茶，把茶盤拿來，放茶盃，預備兩位小姐吃茶。』

一會子茶具送進屋來，放在爐邊小圓桌上，看見光潔的茶具，噴氣的熱茶，烤香的麪包，不由人不高興。但是我看見，只是一小份點心，覺得有點詫異，田朴小姐也覺得詫異，說道：

『巴巴拉，你不能多送些麪包，搗黃油進來麼？這一點不夠三個人吃的。』

巴巴拉走出去，一會又回來說道：『瑪當，哈登太太說的，她是照常送來的，向來送多少，這時候也是送多少。』

哈登太太就是本校管庶務的，同巴洛克是一鼻孔出氣的人。

田朴小姐說道：『也罷！巴巴拉，我們只好有多少就吃多少的了。』女僕走出去之後，田朴小姐微笑說道：『幸虧這一次我自己還有補助不足的東西。』

她請海林同我在茶桌邊坐下，每人面前擺一盃茶，一小塊黃油搽麪包，她站起來，開抽屜，拿出一個紙包來，打開是一塊香糕；說道：

『我原想把這塊糕給你們帶回去吃的，但是現在麪包太少，你們只好這時候就吃糕。』她隨即把香糕切成小塊。

我們享受這一頓茶，如同享了甘露仙膏一樣，高興極了。主人看見我們吃得很高興，是非常之滿意，我們見了，更加高興。吃過茶，端開圓桌之後，我們又靠火爐坐下。我們是分坐在她的左右，她同海林說話，我聽了她所說的話，真是莫大的利益。

田朴小姐的態度，是端莊雍容；所說的話，是很清雅的；毫不矜才使氣，令人起敬起愛。海林所說的話，令我驚奇不置。

她因為吃了點心，精神奮發起來，兩眼有異彩，比田朴小姐的眼神，還要令人可愛。說話是滔滔不絕的，不曉得從什麼源頭上流來的。她不過是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就能夠裝得了那些清真雅正，絕妙的辭令麼？今晚她所說的話，是很可紀念的。

她們所談的事，是我向來未聽見過的：她們所談的，都是古時的事，談的也有物理，也談到典籍。她們看過的書，是真不少了。她們的學問，都是很淵博，又談到法文，最後是談到海林父親教她的拉丁文。田朴小姐從書架上，取下一本拉丁文的詩歌，叫海林面譯一頁。海林一面看，一面譯。我見了，尤令我起敬。這一頁還未譯完，我們就聽見就寢的鈴響，我們是不能再逗留的了。田朴小姐把我們攙住說道：『我的孩子們，我求上帝賜你們福。』

田朴小姐拉住海林，拉得久一點，很有點依依不捨的意思。臨出門的時候，田朴小姐兩眼還是看她，我聽見她第二次長歎一聲；滴下眼淚，也是爲海林滴的。

我們到了臥室，聽見士吉查小姐的聲音，她在那裏查看學生們的抽屜，剛好拉開海林的抽屜看，一見海林進來，又呵責她好幾句，說是明早把所有未收拾好的東西，都用針別在她肩膀上，叫她出醜。

海林低聲對我說道：『我的東西實在是太過於亂七八糟了，我原想收拾收拾好的。但是我又忘記了。』

翌日早晨，士吉查小姐果然用塊紙朴寫上字，說是不整齊，好像是一道護身符，掛在海林的額上，一直掛到天黑。她自己以為是該受罰，一點也不懷恨，很忍耐的掛在額上。一到下午的功課完了，士吉查小姐走了，我走過去，把這塊出醜的招牌扯下來，摔在爐裏。海林是不會發怒的，但是我含怒了一天，替她抱不平，我有時忍無可忍，受無可受，就滴下很熱很大滴的眼淚。她只管當作無可奈何的忍受，我替她不平，心痛到欲裂了。

過了一星期，田朴小姐果然得了洛先生回信，所說的話，同我告訴田朴小姐的話相符。於是有一天，田朴小姐把全校的學生，都喊了來，當衆宣佈，說她已經詳細查考過，曉得柘晤愛邇小姐，備受

冤枉，現在特爲的當衆替她洗刷乾淨，宣佈她受屈。於是先生們都同我拉手，同我接吻，全班的同學聽了，都喜形於色。

我心裏頂重的壘塊，算是全消沉了。我就決計，排除種種的爲難；我很用苦功讀書，居然很有效果；從前記性不甚好，現在我練習久了，記性是好得多，又比從前敏捷；不過幾個星期，我就升了班；不過兩個月，我就起首學法文，同這一天，又起首學繪畫。我向來最喜歡吃烤薯，白麩包，新鮮牛奶，上床時，總想到這幾件好吃的東西；現在卻不然了，我臨睡的時候，所想的都是繪畫，心裏只在那裏想怎樣這裏畫山，那裏畫樹，這裏畫花，那裏畫蝴蝶，畫鳥；又常想到怎樣的把一本法文故事譯成英文，往往不想好了，是不睡的。

所羅門的話說得不錯：『與其食肉而愁，不如蔬食而樂。』現在我寧願在洛和捱飢受寒，不願在李特太太家裏豐衣足食。

第九回 死別

但是這時候在洛和所受的飢寒稍輕了。到了春天，雪也化了，寒風也停了，我的凍腳已痊癒了，白天可以在花園散步遊戲了，慢慢的草抽新綠，春花開放，怡人風景，都在園垣之外。

從三月到五月，花木漸漸的茂盛起來，到處都成了花團錦簇。卻有一個問題，我們這個地方，花木雖然是很茂盛，但是與衛生合不合？又另是一個問題。最可惜的是我們好像是在山谷之間，地方低溼，常常爲濃霧所籠罩，學校的臥室，地狹人多，容易得病。還未到五月，就來了一種熱病，竟把這所學校，變成一個醫院。

天寒的時候，學生們受了寒，又不治，又只吃得半飽，身體虛弱，自然容易受傳染病。我們八十個學生裏頭，竟病了四十五個，湊不成班，只好放學，紀律也就鬆了許多。那些無病的，卻是無拘無束了，況且醫生吩咐過學生要運動多些。田朴小姐很忙碌的照應病人，除了晚上睡幾點鐘之外，終天日

夜，都是在病人左右。別的先生們忙的替學生收拾衣服等等，打發那些有親友的學生離校避疫，有些學生回去不久，就死在親友家的，也有死在校裏的。死在校裏的立刻埋葬，不能耽遲的。

學校外頭四圍花木正是最茂盛的時候，校裏的學生病的是病，死的是死，那個去享受樹色花香。所有鮮花，竟成爲無用之物，不過有時採摘來，放在棺材頭罷了。

我同那些幸而不病的人，卻很享受這個良辰美景。先生們任由我們終日遊行，飲食也比從前好些。巴洛克同夫人小姐們，不敢走近洛和地方。那個管庶務的女人，怕傳染，早走了；換了一個新的，不深曉得向例，對待我們是寬厚得多，帳目也沒得人來查了；況且病倒的人既多，食口就少了，我們可以有飽飯吃，有時候來不及作飯，管庶務的就分給我們冷食，大塊麪包，大塊牛乳腐，我們就帶在身上，走去樹林裏享受。

我最喜歡的是林子裏一塊石頭，剛好夠兩個人坐下。那時候，我有一位最相得的同學，姓威理申，名瑪理安。這個同學，是個聰明伶俐，善於觀察，性格新奇的一個女子。她年紀比我大，曉得世事比我多些，她告訴我的事，我都喜歡聽。我向來好奇，她可以答我所問，我的短處，她能寬容，她善於敘事，

我長於剖析，我們相處得很好。

讀者自然要問，這些時候，海林播晤士在那裏呢？爲什麼學校既是散了學，我不同她同去散步遊玩呢？不是我已經忘記了她呢？不是我已經厭棄她呢？不同她往來呢？瑪理安威理申的學問，一定不如海林。瑪理安不過善說故事，會說俏皮話；談到學問，那裏比得上海林那樣高深呢？

讀者問的不錯；我雖然短處很多，長處很少，但是我忘不了海林的。不獨忘不了她，還是永遠的親愛她，敬重她。她對待我的交情，真是金石之交，始終不變的。毋論我怎樣不高興，怎樣的生氣，她還是和藹的相待，是不會變的。她現在是患病，患的是肺癆，不在平常病房，另外在樓上不知那一間屋裏養病。那時候，我不曉得什麼叫做肺癆，以爲是一種輕病，養息幾時就好了。

我爲什麼以爲是輕病呢？因爲有一兩次下午的天氣很暖，田朴小姐陪她下樓，到花園裏去。但是她們不讓我走近她，同她說話；我是在窗子看見她，她坐得很遠，又裹了許多圍巾，看不清楚。

六月裏有一天晚上，我同瑪理安，離開同學們，兩個人深入樹林散步，竟迷了路；隨後碰見兩個鄉下人問路，才能回來。到校的時候，月亮已經出來了。看見門口有一匹馬，我們曉得是醫生的馬，瑪

理安說，一定有人病重了，不然，不會這時候請醫生來的。她先進去，我走入花園，種我採來的野花。種完之後，我捨不得花香月色，還在園裏流連，我就想起心事來，自言自語道：

『這時候天色這樣好，風景這樣美，病倒在床，豈不可惜！若是病危不起，更爲可惜。世界如此之美，忽然要拋下這種好世界，跑去別的不知道是什麼的地方，豈不太慘寂麼？』

我這時候第一次想到天堂地獄的分別；從此又想到現在是有限的，除了現在之外，都是一片渺渺茫茫，是無限的。覺得一個人在這渺茫無限裏頭，闖來闖去，是很可怕的。我正在這樣的亂想，聽見開大門，醫生同看護走出來。看護看住醫生上馬走了，正要關門，我走上前問道：

『海林播晤士的病怎麼樣了？』

她答道：『很不好！』

我問道：『剛才醫生來，是看她麼？』

她答道：『是的。』

我問道：『醫生說什麼？』

她答道：『醫生說不能久在這裏了。』

假使是昨天我聽見這句話，我不過以爲是不久她就要回到北邊，回家去。現在我聽見這句話，立刻曉得是不好，我曉得海林沒得幾天好活的了，不久她就到那神仙世界。我覺得很恐怖，很悲傷，立刻要去看她，我就問海林住在樓上那間屋裏。

她答道：『她住在田朴小姐屋裏。』

我問道：『我可以進去同她說話麼？』

她答道：『孩子，你不能去！不能讓你去；你這時候該進來了；你若是久在外面，受了潮溼，是會得熱病的。』

看護關了大門，我從小門走進課堂，正是九點鐘，十米小姐喊學生們就寢。

過了有兩點鐘，大約是十一點鐘的時候，我是睡不着，聽見臥室寂靜無聲，同學們是酣睡了，我就起床；披了掛子在睡衣上，不穿鞋，悄悄的走出臥室，去找田朴小姐的屋子，我記得是在對方的盡頭。那時候，微微有點月色，我快找着那間屋子，就聞見樟腦味，燒醋的味，我曉得這是害熱病的病人

住的，我就急忙走過，惟恐看護的看見我，把我攔回頭，因為我一定要見海林一面，我當她未死之面，要撲抱她，同她接吻，要聽她臨終的一句話。

我走下樓，輕輕的開了兩次門。走到臺階下，我上了臺階，就到了田朴小姐住房門口。門縫還透出一線的光，寂靜無聲，我走上前，看見房門還露有一線，未關好，也許是要放新鮮空氣入屋的。我輕輕推開門，兩眼先找海林，惟恐她是已經死了。

我看見田朴小姐床邊，擺了一張小床，四面有白幔帳圍嚴，被裏蓋的是個人，卻看不見臉。我碰見的看護坐在交椅上，睡着了；桌上的燭光，是很慘淡的，卻看不見田朴小姐（我隨後才曉得，這時候，有人請她去看一個害大熱病的。）我向前走，走到小床邊，立住腳。我手拿帳幔，我要先說話，才拉開帳子。我這時候，還是很害怕我看見的是個死人。

我低聲問道：『海林，你醒了麼？』

她轉動身子，拉開帳子，我看見她的臉是很瘦，全無血色，神氣卻是很安閒的；我看見她同從前並無大改變，我才放了心。

她很溫柔的問道：「柘晤，是你麼？」

我想道：「她不會死的，她們弄錯了。快死的人，說話不能這樣安閒的。」

我走上前同她接吻，她的額是冷的；兩頰又瘦又冷，手也是冷的，惟是微笑，還是同從前一樣。

她說道：「柘晤，你走來作什麼？現在已經過了十一點鐘，我才聽見打的。」

我答道：「海林，我來看你的。我聽說你病得很重，我非走來同你說句話，我是睡不着的。」

她答道：「你是來送別的，也許你來得正是時候。」

我問道：「海林，你要往那裏去？你要回家麼？」

她答道：「是的，我要回到離此很遠的家，我要回到最後的家。」

我說道：「海林，不是的，不是的。」我心灰極了，再也說不出話來。我的眼淚要滾出來，我竭力要按下去。她咳嗽了許久，卻未把看護的吵醒；她咳過之後，毫無氣力，歇息了一會，低聲說道：「柘晤，你光着兩腳，你躺下來，用被蓋住吧。」

我就躺下，她伸過手來，我緊靠住她。停了好一會，她低聲說道：

「拓晤，我覺得很歡樂。你聽見我死了，你切勿傷心，犯不着傷心的。我們總有一天是要死的，我現在所患的致死的病，是並無痛楚的，是死得很慢很從容的，我心裏是很安的。我死後也並無什麼人悲哀我，我只有父親，他續娶不久，不會怎麼捨不得我的。我少年就死，也省了受許多罪。我並無什麼才能，可以在這個世界上得意；我只有現出多少短處來。」

我問道：「海林，你往那裏去呢？你看得見那個地方麼？你曉得麼？」

她答道：「我有信心，我回到上帝那裏。」

我問道：「上帝在那裏？上帝是什麼？」

她答道：「就是造我造你的人。他既然造我們，就不能毀滅我們。我是依賴上帝，我很相信上帝全是一片好心。我計算時候，幾時我就回去上帝那裏，見上帝。」

我問道：「海林，你是當真相信，有一個所在叫作天麼？相信我們死了之後，我們的靈魂就歸天麼？」

她答道：「我相信我們死後，還有個將來；我相信上帝是存好心的；我是很安心，把我的永遠不

死的靈魂，歸回上帝。上帝是我的父，我的友，我愛上帝，我相信上帝愛我。」

我問道：「海林，我死的時候，能夠同你再見麼？」

她答道：「柘唔，你將來也是要到那個極樂世界的，同爲萬物的共父所歡迎，是無疑的了。」

我還要再問，不過這時候，是我自己問自己。我心裏問道：「這個世界，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到底有這個世界沒有呢？」我兩臂緊緊的摟住海林，我覺得同她異常親愛，我心裏很不能讓她走，我把臉緊靠在她的頸子。過了一會，她很溫柔的說道：「我覺得舒服極了！我末後那一次狂咳，把我咳累了；我覺得想睡了；柘唔，你不要離開我，我要你在我身邊。」

我答道：「寶貝海林，我就在這裏陪你，誰也不能把我拉走了，離開你。」

她問道：「寶貝，你暖麼？」

我答道：「我暖。」

她說道：「柘唔，我睡啦。」

我說：「海林，我也睡。」

她同我接吻，我同她接吻，我們兩個人就睡着了。

我睡醒的時候，已是天亮。覺得有異常的擾動，我向上一看，有人抱住我，原來是看護的抱住我，她把我抱住，從過道走回去學生們的大臥室。她們卻不責備我不在我自己床上睡；因為她們忙的別的事：我問她們，她們不告訴我；過一兩天，田朴小姐才告訴我，說是天亮的時候，她回到自己房裏，看見我睡在小床上。我的臉靠海林的肩膀，我兩手摟住海林的頸頸子，我是睡着了，海林是死了。

海林就葬在巴洛克橋教堂的墳地，她的墳是一堆黃土，長滿青草；十五年之後，才替她立一塊墓碑，刻了她的名字，同一個拉丁字，就是再生的意思。

第十回 思遷

這幾回，我不過詳細記載我十年的不相干的小事，不算是替我自己作傳，不過是能够追憶多少有趣味的事，我就記下來。以後八年的事，我就不細說了。只好記些要緊的，把事蹟貫串起來，成個片段。

學校鬧熱病，很鬧了些時候，死人不少，驚動了輿論，派人查驗，查出地勢卑溼，不合衛生，學生們的飯食不良，又食不飽，飲水又不好，衣服又不夠，還有種種不合衛生的情形。查出來之後，巴洛克很受攻擊，這所義學卻得了許多益處。

於是本省有些富戶，同好行慈善的人，捐了款子，重新擇地，蓋一間學校；新定章程，學生們的飲食衣服，比從前好得多；學校經費不交單獨一個人經管，歸董事會經管。巴洛克是很有錢的，很有些闊親戚，閑不了他，仍然是他管庫，卻有幾位慷慨好善的幫他的忙；視察也不是他一個人，也還有幾

位曉得剛柔相濟，省儉而不吝嗇的人幫他。經過這一番改革之後，就變了一間極好的學校。我一連在這學校八年，六年當學生，二年當先生。

這八年裏頭，我過的都是一樣的平穩日子：我因為很有事做，並不覺得不樂。我在學校裏，專心向學，有的是好先生，隨後我走上第一班第一名；後來升作先生；我很費心力，教了兩年書，兩年之後，我另作打算。

田朴小姐一直是當校長，我飲水思源，追維所自，很要感激她。除了師友關係之外，她還是我的保姆，我的母親，其後又是我的益友。我過了兩年之後，她嫁了一位牧師，遷居遠省，我就失了良友。

自從她離校的那一天起，我也就變了。她在校的時候，我把學校當作我的家，我把田朴小姐，當個模範，我學她的性情，學她的習慣，我學了安詳，整飭，滿足！人家已看得出，我自己也曉得，我是個受過紀律，受過節制的人。

田朴小姐出嫁不久就離校，她走的那一天，我從窗子，望她所坐的馬車過了山頂，我才回去我自己的屋裏，一個人納悶了半天。

我走來走去，可惜失了一個良友，心裏很想法子填了這個缺憾；不料從此以後，我這個人又變了，我從前所學所得的好處，好像是同田朴小姐借來的，現在她走了，我所借來的，卻歸還她了。

我走去開窗子向外望，從近望到遠，我覺得這個學校，好像是個監獄，我要跳出這個監獄，要看外頭的世界。我在學校裏，遇着放假，我又不出去；自從離開李太太之後，她們向來不來看我，我同校外，又隻字不通往來，我所曉得的，不出校章校職，學校的習慣，學校的見解，學校的聲音，學校的面目；學校的字眼，學校的衣服，學校的愛憎，種種不離學校，我覺得這個太不夠，我在這裏老老實實的住了八年，忽然一個下半天的工夫，叫我生厭了。我現在要自由；我祈禱要自由；這時候來了一陣微風，好像把我的自由吹得無影無踪了；我只好降格，求得比自由次一等的所在，要改改局面，要個新局面，振作我的精神，我這樣的要求，又化作無影無形了；我喊道：『既然我不能得自由，又不能得振作我精神的局面，我甘心作奴隸就是了，不過要作新奴隸。』

這時候聽見鈴響，是吃晚飯時候，我就下樓。

一直等到睡覺的時候，我才有工夫接續剛才的思想，卻被同屋的教員，同我說了許多不相干

的話，我盼望她趕快睡着不擾我。我以為只要不停的想，總可以想到一個法子，可以脫離這個地方。和我同屋的人，睡着了，就打呼，打得很響的，我向來很討厭的。當天晚上她打呼，我卻不討厭了，她一面打呼，我一面想方法。

我心裏想道：『讓我去作另外一種奴隸的事，也新鮮些！這個自然是比不上自由，振作，激動，享福，這幾個字眼那樣好聽，好聽誠然是好聽，不過在我看來，不過是個聲音，是個空的。當奴隸卻是件事實，人人都可以作奴隸，我是當了八年的奴隸了。我現時所求的，不過是在另外一個地方當奴隸，難道連這一件，都辦不到麼？連這一點的自由，都得不着麼？不能這樣為難，我這要多多的想，總可以想得出方法來。』

我恐怕想不通透，坐在床上想。晚上很冷，我披上圍巾，坐在床上想了一夜。

我問我自己道：『我要什麼呢？我要去一個新地方，住在新房子，見的是新人臉，處的新環境。我因為別的要不到手，只好降格要這個。別人要找新地方，是怎麼樣辦的呢？我猜是請朋友幫忙設法，我卻沒得朋友。世上儘有許多人，同我一樣的，沒得朋友，全要靠自己的，他們又有什麼方法呢？』

我自己無以為答，我說不出來，我吩咐我的腦海，趕快的答我。這一問，我覺得我的腦海很忙活，覺得頭腦一陣一陣的跳動，但是有一點鐘之久，頭腦是很亂的，毫無效果。我想得太苦了，站起來，在屋裏轉，拉開窗簾，看見天上有一兩顆星，我冷到打戰，只好爬到床上。

這時候好像有一個神仙走來，把方法放在枕上，因為我一躺下，把頭靠在枕上，立刻我就得了方法。好像有人告訴我說道：『要求事的人，須要登告白；你一定要在某報上登告白。』

我想道：『怎麼樣登呢？我全不曉得怎樣登告白。』

好像又有人答我這一問，說道：『你要把告白，同告白費，封好，寄交某報的主筆；趕快把這封信交郵局，回信要由郵局交柘晤愛邇，過了一個星期，你可以去郵局打聽，若有回信，你就照回信辦。』

我把這個方法細想幾次，想透了，辦法也想好了；我覺得滿意，才睡覺。

天才亮，我就起來，把告白寫好，封好，信面也寫好了，學校才搖早鈴。我的告白說道：

『有一個少年女子，熟悉教讀。（我不是教過兩年書嗎？）想在一個人家裏教書；教十四

歲以下的女孩子。（我想，我不過才是十八歲，不好教年紀同我差不多的學生。）教英文、法文、繪畫、音樂、（讀者須知從前的課目不過是這幾樣學問。）回信請交洛和郵局。柘·愛（減寫稱呼，注。）

這封信寫好，放在我的抽屜中有半日。吃過茶之後，我告假，要到市鎮辦事。我去可六七里路，進去一兩間店，替同事們買些零碎東西，順便把信交了郵局。回來的時候，雨下得更大，通身都溼透了，身子覺得很重，心裏卻輕鬆得多。

此後一星期，我覺得很長，好容易盼過這一星期。那一天是秋天的午後，我又到市鎮上去，這時候，路上的風景很好，我一心只盼望回信，無心賞玩風景了。

我這次到市上，借名去定新鞋，我先到鞋鋪，後到郵局；管郵局的是個老婆子，戴上明角邊的眼鏡，手上穿無指手套。

我問道：『有給柘·愛的信麼？』

她先看看我，再打開抽屜翻信，翻了許久，我已經有點失望。後來她拿了一封信，足足看了五分

鐘；遞過來，又細細的看我，這封信是給柘·愛的。

我問道：「只得一封麼？」

她答道：「只得一封。」我放在口袋裏回去。到校之後，還要作許多事，看學生們讀書，其後讀祈禱文，看她們上床，隨後吃夜飯，回到屋裏歇息，還要敷衍那同屋的，這時候，只剩了一截很短的蠟燭，很怕她多說話，說到點完那一點的蠟燭，幸而她晚飯吃得太飽，我還未脫定衣服，她已經睡着打呼了。剛好還有一寸燭，我掏出回信來，封信的是一個弗字；我拆開一看，回信是很短的，說道：

「倘若上星期四在某報登告白的柘·愛是有資格，能教她所說的幾種學問；又能夠有人出保證，說她品行學問好，就可以得一個教席，只有一個學生，是個女孩子，還不到十歲年紀，束修是一年三十金鎊。請柘·愛寄名住址保證。」信後寫的是某省，米拉柯，唐菲大宅，弗菲士太太。

我很留心細看這封回信，寫的字是古老樣，像是一個老太太寫的，這都是滿意，我最怕是走到一家人家，不是體面人家，害了我的前程。既然是位老太太，卻是不會出什麼差錯的。我就幻想到她

大約是穿黑色衣服，戴寡婦帽子，人是很古板的，卻不至於無禮，一個舊家模範；她的住宅，大約是很整齊的；再看看是某省，我打開地圖一看，原來離倫敦，比洛和離倫敦，還要近二百多里，這是很好的。那地方還是個大市鎮，製造廠很多的，我久已要到熱鬧地方，比洛和和總要好得多，不至十分寂寞。我並非喜歡看大工廠的高煙突，我想那住宅一定離廠很遠的。

這時候燭已點完了。

翌日，我就要定辦法，這時候可以不必祕密了；只好找人商量，我就找着校長，告訴她，我新得一個教席，束修倍於我在這裏，請她通知巴洛克。巴洛克說要先問問李特太太，因為她是我的受託孤的人。隨後得了李特太太的回信，說隨我自由，因為她久已不過問我的事了。這封信交董事會看過，耽擱了許久，結果是許我另謀高就。因為我當學生，當教員，品行都很好，可以由視察們出保證交給我。

過了一個月，我奉到保證，寄給弗菲士太太。她回信說是很滿意，就約定兩星期後就職。

我就忙着收拾東西。不到一會，就過了兩星期，一切到收拾過了，預備動身，有個女僕來說，樓下

有人找我。

我以爲是腳夫，就下樓去，我走過教員的堂屋，門是半開，有一個人走出來，說道：

「我曉得是她，毋論她在什麼地方，我都認得她。」這個說話的人，攔住我，抓住我的手。

我一看，是個女人，穿得很好，是女僕打扮，年紀稍大些，黑頭髮，黑眼睛，面貌還美，神氣活潑。

她的聲音笑貌，我有點記得，她問道：「你是誰？柘唔小姐，我猜你不能忘記了我？」

再過一秒鐘，我很歡喜的樓住她，同她接吻，我只喊道：「貝西！貝西！」她半笑半哭，我們走入客房。火爐邊站着一個三歲的孩子。

貝西立刻說道：「這是我的兒子。」

我說道：「貝西，你已經嫁了麼？」

她答道：「嫁了快五年了，我嫁的利文，我還養了一個女孩子，替她起名叫柘唔。」

我問道：「你不住那裏麼？」

她答道：「在住在外門房，那老門房已經走了。」

我問道：『她們都很好麼？』貝西，你告訴我，她們怎麼樣了。請你先坐下，波比，好孩子，你坐在我膝上。』波比怕生，靠在他娘身邊。

利文太太說道：『柘唔小姐，你沒長高，也沒長胖，我看是學校的飲食，不見得十分好。』李特小姐比你高一頭；左珍納有你兩個那麼胖大。』

我問道：『貝西，左珍納，是很美的了？』

她答道：『她是很美。上一個冬天，她同她的娘去倫敦，男人們都個個稱讚她，有一位少年貴族，看上她，愛慕她，但是貴族的親友，大反對；你猜後來怎麼樣，他們兩個人私下逃走，被人找着，攔阻住他們，還是她的姊姊李特小姐找着他們；我相信她姊姊妒忌她；現在她們姊妹兩個人很不對，從朝吵到晚。』

我問道：『約翰怎麼樣呢？』

她答道：『她不甚能夠副他媽媽的期望。他要進大學，又考不上。他的長親們要他學法律，但是他一味好玩好逛，我恐怕他不甚能成材。』

我問道：「他現在的面貌怎麼樣？」

她答道：「他長得很高，有許多人說他長得好看，但是他的嘴唇太厚。」

我答道：「李特太太什麼樣呢？」

她答道：「她很胖，臉上還是很好看，但是我看她心裏很難過。因為約翰亂化錢，不能夠叫他媽媽喜歡。」

我問道：「貝西，是不是太太打發你來的？」

她答道：「不是的，我早就想來看你，我聽見說，你有封信給她們，說是你要到別的地方去，我想不如就動身先來看你。」

我覺得貝西的眼色雖然是有關切我的神氣，卻不甚稱讚我，我就笑說道：「貝西我恐怕你看見我，也大失所望。」

她答道：「柘晤小姐，我並不是完全失望，你是很像個樣子；也像個上等女子，我所盼望，也不過這樣。你從小起，就長得不好看。」

我對她這樣率直的答話微笑，我曉得她說的話是不錯的。話裏的意思，我卻並不是等閒的放過：大凡一個女子，到了十八歲，是很想令人見了喜歡的，若是聽見人說外觀不能從心所欲，是不甚高興的。

貝西又說句安慰話道：『但是，我看你是很聰明的。你會什麼？你會彈鋼琴麼？』

我答道：『我會一點。』

屋裏原有一架鋼琴，貝西走過去揭開，請我坐下彈給她聽。我彈給她聽，她聽了很喜歡。

她高興極了，說道：『李特小姐們，還彈不到你這樣！我向來說的，將來你的學問，一定比她們高。你能畫麼？』

我答道：『爐檯上，那幅畫，就是我畫的。原是一幅着色山水，我送給校長，酬謝她的。』

她答道：『柘西小姐，你畫得很好！約翰的教畫先生所畫的，也不過這樣，李特小姐們，更不必提了，她們畫的，遠不及你。你會學法文麼？』

我答道：『貝西，我學過，我能說，能寫法文。』

她問道：『你能在薄紗上作針線麼？』

我答道：『我能。』

她說道：『柘唔小姐，你很是個上等女子！我曉得你能夠一定學得很好，毋論你的親戚們照應你也罷，不照應你也罷，你一定可以有上進的。我有句話，卻要問你，你向來聽見過你父親的兄弟愛邇們的消息沒有？』

我答道：『我向沒聽見過有什麼消息。』

她說道：『太太常說你的至親叔叔伯伯都是很貧窮的，很令人看不起的。據我看來，他們只管很窮，卻都是上等人，並非比不上李特們；七年前，有一個愛邇先生，走到我們宅子，要見你。太太告訴他，你入了學校，離這裏有一百六七十里路，他因為不能久耽擱，聽了這話，大失所望。因為他要往外國，一兩日內，那條船就要開行。他很像個上等人，我看他是你父親的兄弟。』

我問道：『貝西，他要到外國，是那一國？』

貝西答道：『我們的總管告訴我，他所去的地方，是個島，離這裏有幾千里水路，那島是個釀酒

的地方。」

我猜道：「是不是瑪狄拉。」

她說道：「是的，是的，就是這個地方。」

我問道：「他去了麼？」

她答道：「他一分鐘都不停留，就走了。太太對他很擺架子；後來太太還說他是個「無聊的商人。」我的男人以為他是個酒商。」

我答道：「他許是個酒商，或者是酒商的伙記，或是經紀。」

我同貝西兩個人，談了許多舊事，又談一點鐘，隨後她就走了。翌日早上，我等候馬車的時候，又看見她。隨後我們就分手，各走各的路，她回家，我坐了馬車，到一個新地方，那裏有新際遇等我。

